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四十九

詳校官内閣學士臣尹壯圖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主事臣馮培

謄録監生臣鄒曽蔭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四十八

政術部二十七 刑法

刑法一

原爾雅曰律法也又律法銓也易坎卦主法律銓衡輕重也 說文曰科程也程品也十發為程十程為寸 又曰刑者刀守井也飲之人入井陷於川刀守之割其情也罔言為詈刀守詈為罰罰之為言內也陷於害也井飲人則人樂之不已則

自陷於川故加刀謂之刑欲人畏懼以全命也罰以刀守則不動矣今作罰用寸寸丈尺也言納以繩墨之事

增易豫卦曰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　又噬嗑卦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又豐卦象曰雷電皆至君子以折獄致刑　尚書舜典曰帝曰臯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又大禹謨曰帝曰臯陶惟兹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臯陶曰帝德

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寛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兹用不犯于有司　又臯陶謨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又呂刑曰度作刑以詰四方　原又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五刑者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　增禮曰刑不上大夫　又曰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　又

曰刑者侀也刑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

詩小雅序曰菀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也

原尚書大傳曰古之用刑者畫象而不犯蓋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屨下刑墨幪以居州里而人恥之

增又曰堯舜之王一人刑而天下治何則教誠而愛深也

又曰孔子曰古之刑者省之今之刑者繁之古者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也今也反是無禮而齊之刑是以繁也

又曰伯夷降典禮折民以刑謂有禮然後

有刑也　周禮曰地官大司徒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二曰不睦三曰不婣四曰不悌五曰不任六曰不恤七曰造言八曰亂民　又曰地官司市掌市刑小刑憲罰中刑狥罰大刑扑罰其附于刑者歸于市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一帟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　原又曰周官大司寇之職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上功糾力二曰軍刑上命糾守三曰鄉刑上德糾孝四曰官刑上能糾職五曰國刑上愿糾暴鄭注糾謂察舉也

增左傳曰先君周公作

誓命曰毁則為賊掩賊為藏竊賄為盜盜器為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為大凶德有常刑無赦在九刑不忘

孝經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　原國語曰後世嚴刑而人不禁故臧文仲言於僖公曰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鑿薄刑用鞭扑以威民也　增漢書刑法志云古人有言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鞭扑不可弛於家刑罰不可廢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順耳　原

又曰秦用商鞅設連坐之法造參夷之誅加肉刑大辟有鑿顛抽脅鑊烹之法　管子曰正月之朔百吏在朝君乃出令布憲於國五鄉五師五屬大夫皆受憲於君矣　又曰法者所以興功懼暴律者所以定分止爭也

又曰凡國無法則衆不知所為無度則事無儀有法不正有度不直則治僻治僻則國亂故曰正法直度罪殺無赦殺戮必信民畏而懼武威既明令不再行　又曰法者法天地之位象四時之行以治天下四時之行

有寒有暑聖人法之有文有武天地之位有前有後有左有右聖人法之以建經紀春生於左秋殺於右夏長於前冬藏於後生長之事文也收藏之事武也是故文事在左武事在右聖人法之以行法令以治事理也

增又曰夫爭強之國先爭刑令國之輕重者刑也　原申子曰君必有明法正義若懸權衡以稱輕重所以一羣臣也　又曰堯之治也善明法察令而已聖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數而不任說黄帝之治天下置法而不變

使民安泰安樂其法也　韓子曰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虛靜而重變法　又曰聖人立法賞足以勸善威足以勝暴備足以必完　又曰釋法術而思治堯不能正一國去規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輪廢尺寸而差長短王爾不能命中使中主守法術拙匠執規矩尺寸則萬不失一　文子曰文子問老子法安所生曰法生於義義生於衆適合乎人心此治之要也　增又曰道狹然後任智德薄然後任刑明

淺然後任察任智心亂任刑者上下恐任察者下求善以事其上　原慎子曰堯為匹夫不能使家化至南面而王則令行禁止由此觀之賢未足以服不肖而勢位足以屈賢也　又曰法之功莫大使私不行君之功莫大使民不爭今立法而行私是與法爭其亂甚於無法立君而尊賢是賢與君爭其亂甚於無君故有道之國法立則私善不行君立則賢者不尊民一於君斷於法國之大道也　又曰以力役法者百姓也以死守法者

有司也以道變法者君長也　增莊子曰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之詳治之末也　尸子曰車輕道近則鞭策不用鞭策之所用遠道重任也刑罰也者民之鞭策也　淮南子曰聖人因民之所善而勸善因民之所惡以禁姦故賞一人而天下譽罰一人而天下畏之故至賞不費至刑不濫　原白虎通曰五帝畫象者其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赭其衣犯髕者以墨幪其髕處而畫之犯宮者履屝犯大辟

者布衣無領尚書云五刑有服此之謂也一云以畫跪當黥草纓當劓以履屝當刖以艾韠當宮凡斬人之支體鑿其刑膚曰刑畫衣冠異章服曰戮之義也見愼子　增又曰聖人治天下必有刑罰者何所以佐德助治順天之度也故懸爵賞者示有所勸也設刑罰者明有所懼也　原風俗通曰吏者治也當先自正然後正人故文書下如律令言當承憲履繩動不失律令也　揚雄劇秦美新論曰懿律嘉量金科玉條科條謂所施法律金玉當珍之　鹽鐵論曰昔秦法繁於秋荼而密於凝脂然上下相趨姦

偽萌生　又曰夫善言天者合之於人善言古者考之於今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　桓範世要論曰德多刑少者五帝也刑德相半者三王也刑多德少者五霸也純用刑而亡者秦也　增又曰夫刑辟之作從来尚矣古昔帝王莫不詳慎之者以為人命至重一死不生一斷不屬故堯舜之明猶惟刑之是恤後聖制法設三槐九棘之吏肺石嘉石之訴然猶三復勑僉曰可殺然後殺之罪若有疑即從其輕此蓋詳慎之至也　徐幹

中論曰賞罰重者不在乎必重而在乎必行必行則雖不重而人肅不行則雖重而人怠故先王務賞罰之必行書曰爾無不信朕不食言汝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

杜恕篤論曰聖人之制刑也非以害民也將以利民也故民從而安之非以陷民也將以導民也故民從而化之斷一人之獄而天下義之是安之也斷一人之獄而天下伏之是化之也　杜預律序曰律以正罪名令以存事制　崔寔政論曰君以審令為明臣以奉令為

忠故背制而行賞謂之作福背令而行罪謂之作威作
威則人畏之作福則人歸之夫威福者人主之神器也
譬之操莫邪執其柄則人莫敢抗失其柄則還見害也
　商君書曰凡人主德行非出人也勇力非過人也然
民雖有聖智弗敢謀雖有勇力弗敢殺雖衆弗勝其制
民無億萬之數雖行重賞而民弗敢爭行重罰而民弗
敢怨者法也　玉海曰欽恤者聖人用刑之心明允者
聖人用刑之法　又曰法者治之端君子者法之原有

君子則法雖省足以徧矣

刑法二

增淮南子曰神農無制令而民從唐虞有制令而無刑罰黄帝治天下法令明而不闇　國語展禽曰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　左傳夏書曰昏墨賊殺臯陶之刑也舜之命官先播穀次敷教而後及於刑葢有以養民之身善民之心不獲已乃置刑焉　荀子君道篇曰禹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王得其人則存也　左傳叔向曰商

有亂政而作湯刑注言不能議事以制也 康誥曰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疏云外土以獄事上於州牧之官為奉王事汝當用刑書為布陳是刑法為司牧其衆故受而聽之既衛居殷墟又周承於殷後刑書相因故兼用其有理者謂當時刑書或無正條而殷有故事可兼用若今律無條求故事之比也 原家語曰孔子初仕為中都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塗路不拾遺器不雕僞市不二價

行之一年而四方諸侯皆則焉定公謂孔子曰學子之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何但魯國而已

增左傳曰聲子為楚令尹子木曰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亡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賞以春夏刑以秋冬將賞為之加饍加饍則飫賜以此知其勸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以此知其畏刑也

又曰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居近市湫隘囂

塵不可以居請更諸塽塏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近之不敢不識公曰何貴何賤是時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晏子對曰踊貴屨賤景公爲是省於刑君子曰仁者之言其利溥乎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　家語曰冉子問於孔子曰古者三皇五帝不用五刑信乎孔子曰聖人之設防貴其不犯也制五刑而不用所以至治也凡夫人之為姦邪竊盜靡法妄行者生於不足不足

生於無度是以上有制度則民知所止民知所止則不犯故雖有姦邪竊盜靡法妄行之獄而無陷刑之民不孝者生於不仁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故雖有不孝之獄而無陷刑之民弒上者生於不義朝聘之禮所以明義也義必明則民不犯故雖有弒上之獄而無陷刑之民鬬變者生於相陵相陵生於長幼無序而遺敬讓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而崇敬讓也故雖有變鬬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淫亂

者生於男女無別男女無別則夫婦失義婚禮聘享者所以別男女明夫婦之義也故雖有淫亂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此五者刑罰之所從生各有源焉不豫塞其源而輒繩之以刑是謂為民設穽而陷之三皇五帝之所以化民者如此雖有五刑之不用不亦可乎　原韓子曰越王問於大夫種曰吾欲伐吳可乎對曰可矣君賞厚而信罰嚴而必君欲知之何不試焚宮室於是遂焚宮室民莫救火乃下令曰人救火而死者比敵死之賞

勝火而死者比勝敵之賞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民之塗其體被濡衣走火者左三千人右三千人此知必勝之勢也　又曰董安于行石阜山中見深澗峭如牆深百仞因問其鄉左右曰人嘗有入者乎對曰無有安于喟然歎曰吾能治矣使吾法之無赦猶入澗之必死也則民莫之犯何為不治　增漢書曰秦始皇專任刑法躬操文墨晝斷獄夜理書　又刑法志曰古人有言滿堂飲酒有一人向隅而泣則一堂不樂王者之於天下

猶一堂之上也一人不得平為之悽愴令郡國被刑而死者歲以萬數此和氣所以未洽也　又曰于定國為廷尉季秋後請讞時上常幸宣室齋居決事刑獄號平反　原又曰杜周為廷尉其治獄倣張湯而善伺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寃狀客有謂周曰君為天下決平不循三尺法（以三尺簡書法律也）專以人主指為獄獄者固如是也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以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

增後漢書卓茂為密令人常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辟左右問之曰亭長為從汝求乎為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人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耶人曰竊聞明賢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取人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既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為弊人矣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今鄰里長老尚致饋遺此乃人道所以相親況吏與民乎吏顧不當乘威力強請求耳凡人之生羣居

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接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耶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荅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内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於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　原東觀漢記曰陳寵曽祖父咸成哀間以明律令為侍御史王莽篡位父子相將歸鄉里閉門不出入收家中律令文書壁藏之以俟明王咸常勑

戒子孫為人議法當依輕雖有百金之利無與人重比故世人謂陳氏持法寛　王隱晉書曰荀勗與賈充共定律令班下施用　增又曰杜預與車騎參軍賈充定律令既成預為之注解　齊書曰初江左用晉世張杜律二十卷孔稚圭删注修改與竟陵王議務從輕寫律上國學置律助教依五經例策試上髙第便擢用之隋書曰李德林開皇元年勅令與太尉任國公于翼髙熲等同修律令事訖別賜九環金帶一腰駿馬一疋賞

損益之多也　唐書曰劉德威入為大理卿太宗問曰比刑網寖密咎安在德威曰在君不在臣下之寛猛視主之好失入者減三失出者減五今坐入者無辜坐出者有罪所以吏務深文為自營計非有教使然也帝然其言　文獻通考曰憲宗時李吉甫李絳為相吉甫言治天下必任賞罰陛下頻降赦令蠲逋賑飢恩德至矣然典刑未舉中外有懈怠心絳曰今天下雖未大治亦未甚亂乃古平國用中典之時自古欲治之君必先德

化至暴亂之世始專任刑法吉甫之言過矣帝以為然司空于頔亦諷帝用刑以收威柄帝謂宰相曰頔懷姦謀欲朕失人心也　又曰宋太宗慮大理刑部吏舞文巧詆乃置審刑院於禁中以李昌齡知院事置詳議官六員凡獄具上奏先達院印訖付大理刑部斷覆以聞乃下院詳議申覆裁決訖以付中書省行之其未允者宰相覆以聞始命論決

原明罰　致刑　俱詳刑法一易象辭　五辭　三讓　尚書曰兩造具備師聽五辭　周禮秋官曰凡民有邪惡者三讓而罰　折獄　要囚　上詳刑法一易象辭　尚書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孔安國注云要囚謂其要辭以折獄也　天罰　國刑　尚書曰今予惟恭行天罰　下詳刑法一漢書注　中罰　祥刑　尚書曰列用中罰列明也中罰法之輕重得中也　又曰告爾祥刑祥善也　協法　干紀　書協大中之法干國之紀　閱實　教中　尚書曰閱實其罪言罪罰相當也周禮曰司徒刑以教中則人不虐虣　刑書　政典　尚書曰哀敬折獄明啟刑書　又曰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孔安國云政典夏后氏為政之典　六典　三章　周禮曰大司寇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刑邦國　漢

書曰高祖入關約法三章

其附　**不忘**　周禮曰其附於刑附麗也　左傳季孫行父逐莒僕曰有常刑無赦在九刑不忘

防淫　**助治**　禮記曰君子刑以防淫大為之防民猶踰之　劉向疏曰教化所恃以為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

樹槐　**叢棘**　春秋元命苞曰樹棘槐聽訟於其下棘赤心有刺言治人者原其心不失赤實事所以刺人其情令各歸實槐之言歸也情見歸實　周易曰習坎上六云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王弼注曰險峭之極不可升也嚴法峻整難可犯也宜其因執寘於思過之地

甲兵　**鞭策**　上詳刑法一國語　白虎通曰五刑五帝之鞭策

棄灰　**救火**　韓子曰殷之法棄灰於道者刑子貢以為重而問之仲尼曰棄灰於道必燔人人必怒怒則鬬鬬則三族相殺然則雖刑之可也又新序曰商君法步過六尺棄灰於道被刑　又曰魯燒積澤天

北風火南向恐燒國哀公自將衆趨救火者人逐獸而火不救乃召仲尼而下令曰不救火者罪逐獸者比入禁之罪令下未徧火遂救

震電　積陰 上詳刑法一詩含神霧漢書董仲舒曰陽為德陰為刑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居大冬而積於虛空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者也

晉鼎　鄭書 晉中行氏作鼎鑄范宣子所為刑書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法度以經緯其民范宣子之刑是晉國之亂刑也鄭人鑄刑書叔向詒子產書曰吾子相鄭國制三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民之爭端將棄禮而爭於書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肸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

晝斷　秋讞 上詳刑法二漢書秦始皇下詳刑法二漢書于定國

赤衣　丹筆 漢名臣奏事曰唐林云秦設重刑而羣盜盈山赤衣半道　謝承後漢書曰盛吉為廷尉每至

冬節罪囚當斷妻夜執燭吉持丹筆夫妻相對垂泣決罪

約法　省刑　上詳三章注　續漢書曰建武二年詔曰與中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省刑罰

明察　平反　漢書曰于定國為廷尉明察寬恕黃霸等以為公平明察　雋不疑為京兆尹每行縣録囚徒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即多所平反其母乃喜也

大信　深文　馮奉世傳曰刑者國之大信也　張湯與趙禹共定律令務深文拘守職之吏注拘刻也

除溢　作新　上詳總載後漢陳寵　劉劭作新令

訓人　齊衆　庇俗訓人執禁以齊衆

防姦　生亂　防姦詰暴易則生亂

增五禁　三典　周秋官士師掌國之五禁以左右刑罰一曰宮禁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軍禁　下詳總載周秋官

入矢　坐石　周禮曰秋官大司寇以兩造禁

民訟入束矢然後聽之所以自明其直也　大司寇以嘉石平罷民凡萬民之有罪過而麗於法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以肺石達窮民凡民有寃抑而訴於上者立於肺石注云嘉石文石也肺石赤石也

原儆有位　期無刑 尚書曰制官刑儆于有位　又曰刑期于無刑

行不反　守勿失 尚書曰愼乃出令令出惟行不惟反　漢蕭何為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

即天論　與衆棄 凡制五刑必即天論注制斷也必即天論言與天意合　禮刑人於市與衆棄之

懸象魏 劉劭曰採漢律為魏律懸之象魏

銘鼎鐘　增糾萬民　威四夷 上詳總載周禮　左傳僖三十五年晉侯朝王饗醴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陽樊不服圍之倉葛呼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

吾不敢服也

書竹刑　狗木鐸

左傳定九年鄧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注云鄧析鄭大夫欲改鄭舊制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書於竹簡故言竹刑　周禮天官小宰正歲帥治官之屬觀象魏之法狗以木鐸不用法者邦有常刑

原下刑上服　有常無赦

尚書曰下刑適重上服服罪也一人有二罪則從重也　又曰刑茲有常無赦

勿宥勿辟　踰閑踰矩

尚書曰殷民在辟予曰辟汝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　閑矩皆法也

明刑弼教　定分止爭

尚書曰明于五刑以弼五教　管子曰律者定分止爭也

同罪異罰　難犯易避

左傳曰同罪異罰非刑也　漢刑法志元帝詔曰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難犯易避

黃帝五法　漢祖三章

素王妙論黃帝設五法布之天下　下詳前

增三刺聽獄 五聲求情 周禮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以詔司寇聽獄訟三刺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三宥一宥曰不識二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三赦一赦曰幼弱二赦曰老耄三赦曰惷愚注云刺殺也訊詢問也 又小司寇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

草艾則墨 蟲俯乃刑 禮祭統曰草艾則墨言立秋之後草自此可艾則墨刑可行也墨五刑之輕者 月令季秋之月蟄蟲咸俯在內皆墐其戶乃趣獄刑毋留有罪

原非窮理之書 失省刑之意 昔杜預奏曰帝王法書者蓋是繩墨之斷非窮理之書 漢書曰一律見兩科是失省刑之意也

齊刑以綜真偽 張法以制陸梁 傅玄曰善惡相蒙故齊之以刑也 阮子曰漁人罹於淵以制吞舟之魚明主張法天下

以制陸梁之士也

國章斯抵　人命所懸　法若易方　人難知禁　政有弛張　法存沿革　誠宜通變　安可執迷　法不前定　官將疇依　官或變法　人豈懷刑　若從私議　是舞公文　法無改度　義有隨時　適道在權　救時貴變　所宜去彼取此　不可以古制令　苟用舍而合道　蓋沿革而同歸　九章宜綏俗有歸心　三典或虧民無措手　夏造殷因豈煩於制　漢除秦敝亦便於時　非利百之謀豈宜變法

遵畫一之義自合守文　若議事之刑滋章多制

則舞文之吏因緣為姦　正經三百孔父創其威儀

大法三千蕭何設其條貫　非日非月照四海而齊明

如電如霜肅八方而交泰　言之不中雖新意而奚

為　事必有初率舊章而則可　中行之作晉鼎見誚

仲尼　子產之鑄鄭書終懟叔向

刑法四

原審克（呂刑其刑其罰其審克之）　抵禁（書觸法抵禁）　恤刑（書惟刑之恤）

義刑 書用其義刑義殺　麗法 周禮刑麗法　麗刑 麗催也　中典 周禮

徹樂 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　三罪 左傳君子謂晉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人大服

三尺 竹刑三尺　敝貪 作法于涼其敝猶貪涼薄也　滋章 法令滋章　速

即 丽刑　兩劑 周官以兩劑禁民獄劑券書也使獄者各齎券書　增挈令 漢書獄訟

之要挈音契　令甲 漢宣紀曰令甲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息注生長也甲令第一乙令第二

豐刑 漢律歷志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庚午朏王命作策豐刑　原理人情 劉恭

嗣難丁敬曰夫人以禮典刑以律治理人情也　立朝廷 管子　增象雷威 刑法志謂

刑罰威獄使人畏忌以類震耀殺戮取象雷威也　執旌節 詳總載周秋官　刑罰清

爭競息則刑罰清刑罰清則人安樂

多網羅 繁其刑則是多其網羅欲人之不入也

植金雞 唐百官志中書令僕射赦日植金雞於仗南竿長七尺有雞高四尺黃金飾首銜幡長七尺盛以絳繩將作監供焉

原使不相犯 釋名曰令者領也領理使不相犯之

明慎用刑 易旅卦象辭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五服三就 舜典

惟明克允 舜典

五刑五用 臯陶謨

無自立辟 詩民之多辟無自立辟辟法也

刑肅俗弊 禮運篇曰刑肅而俗弊則民不歸

紀之以刑 國語管子曰勸之以賞賜紀之以刑罰

刑以正邪 左傳

刑以明威 漢書曰制禮以崇敬作刑以明威

刑以輔教 尸子

刑以止刑 臧榮緒刑德志云

刑德制臣 韓子

國

之脂澤韓子曰賞罰者國之脂澤粉黛也　強國爭刑管子曰夫爭強國爭刑令
罰擬秋霜抱朴子曰明君罰擬秋霜而無詭時之嚴　法令治民商子　民之
鞭策尸子曰刑罰者民之鞭策也　德薄任刑文子曰道狹任智德薄任刑　百
王不易風俗通曰虞始造律蕭何成九章此關諸百王不易之道也　法重民惡說苑
曰殷法棄灰於街者刑　法嚴如火傅元曰法之嚴如火烈　堯刑一人而天
下大服　舜罪四凶而天下咸服　皐陶作刑呂氏春秋　咎繇遺
訓傅曰律咎陶遺訓也　伯夷作刑世本　茅門之法韓子荊王有茅門之法敬
宗廟尊社稷　僕區之法楚文王作　商鞅欲變史記商鞅欲變法曰可與樂成

不可與慮始苟可以強國利人何憚改革法律甘龍曰聖人不易人而教智者不變法而理因人而教不勞而成功因法而治吏習而人安鞅曰龍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若然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以論強國利人之術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是以治不一道也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未足多也

屈平未定 史記楚懷王使屈平造憲令藁草未定上官大夫見而奪之不與乃讒曰平為令衆莫不知王怒疎平

是為二門 桓譚言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罪殊法同罪與論姦吏得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出生議所欲陷則與死比是為刑開二門也

不宜兩端 令可令通義理明習法律者校定科比魏盧毓上論古今科律法宜一正不宜兩端使姦吏得容情

應劭刪定 詳總裁

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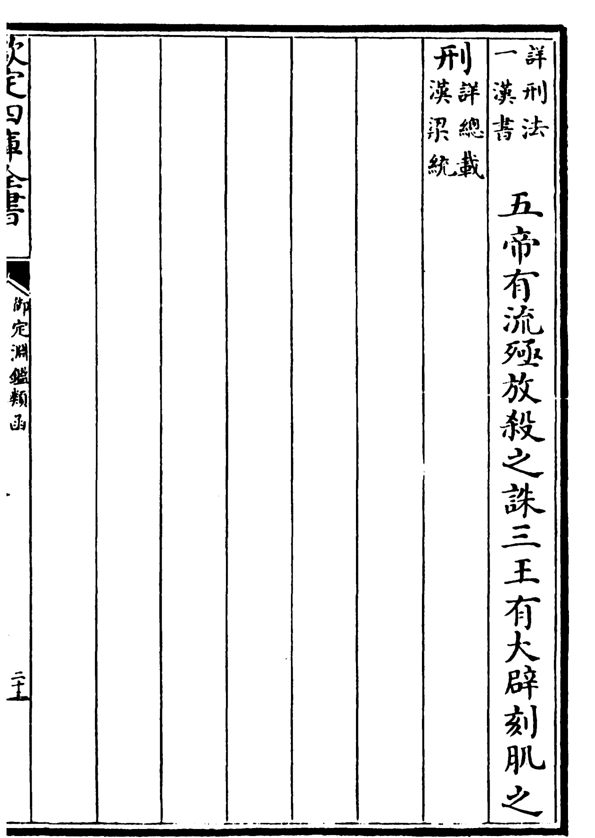
援條奏越律與律駁者十餘事中明舊制約束之也　未清本末杜預奏事云被勑以臣造新律事律吏杜景李復等造律皆未清本末之意者也　革故取新　捨舊謀新　相時革弊　作古有初　增靜事無刑禮記曰百官靜事無刑注凡事皆靜而刑則不用也　至刑不濫淮南子　原五刑麗萬民周禮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　宋登定典法順帝使僕射宋登定典法　吳芮著甲令吳芮著乎甲令而稱忠甲者令之篇次

刑者法五行白虎通曰刑所以五何法五行也又曰科條三千者應天地人情也　法者象四時管子　法正則人慤　罪當則人從　刑法所

以懲過 書呂刑 刑法所以助治 白虎通曰聖人治天下必有刑法何所以佐德助治也 象天道而行刑 刑法志曰書所謂象刑也 因天討而作刑 又曰聖人因天討而作五刑 律者以正罪名 杜預律序曰律者入正罪名令者入序事制二者相須為用也 令者令民知事 管子 增繫秋荼密凝脂 詳刑法鹽鐵論 原刑者教也質罪示終 孝經鉤命訣云 有爵者殺之於甸師 周禮掌戮職凡殺人者踣諸市唯王之同族與有爵者殺之於甸師氏踣偃尸也 公侯有罪磬於甸人 禮記文王世子 嚴斷刑罰以威其刑 左傳 擅立闕絕鄰好則幽 尸子曰娶同姓以妾為妻變太子専罪大夫 改衣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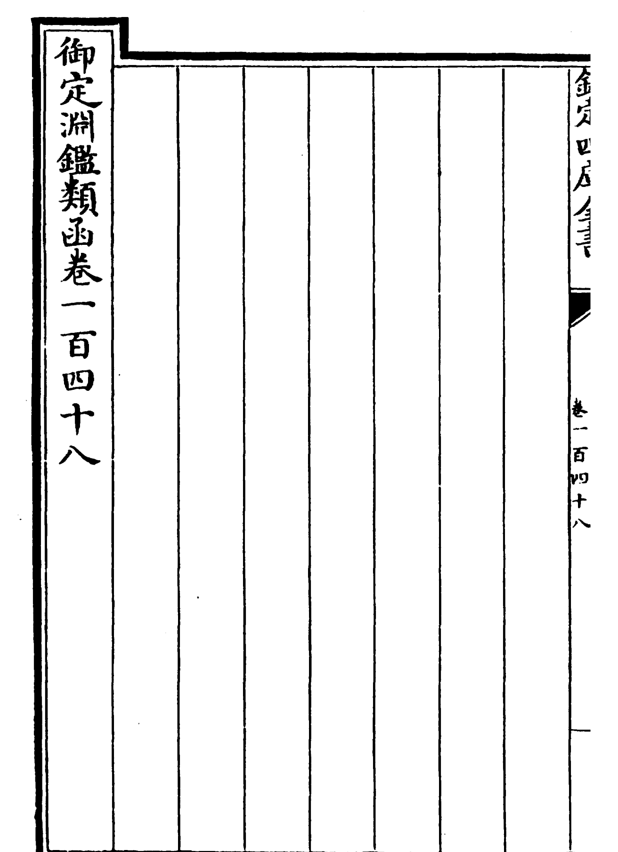
易禮刑則放 尸子 設刑罰者明有所懼 白虎通曰懸爵賞者示有所勸也設刑罰者明有所懼也 治則刑重亂則刑輕 刑法志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百王之所同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 鄭鑄刑書晉作執秩 張斐律序鄭鑄刑書晉作執秩趙制國律楚造僕區並述法律之名申韓之徒各自立制 政事之經萬機之緯 張斐律序云律令者政事之經萬機之緯云云 懿律嘉量金科玉條 詳刑法一揚雄

罪若有疑即從其輕 桓範世要論 增三尺律令人事出其内 朱博傳曰博遷廷尉職典決獄恐為官屬所輕曰三尺律令人事出其内 輕重不齊姦吏因緣為市 鞭扑不可弛於家刑罰不可廢於國



詳刑法一漢書 五帝有流殛放殺之誅三王有大辟刻肌之

刑 詳總載漢梁統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四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四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四十九

政術部二十八 刑法 寛刑 慎刑 刑措

刑法五

原詩晉傅玄釋法篇曰釋法任情姦佞在下多疑少決譬執腐索以御奔馬專任刑名民不聊生通儒達道政乃升平浩浩大海百川歸之洋洋聖化九服仰之春風暢物秋霜肅殺同則相濟異若胡越　周庾信正旦上

司憲府詩曰詰旦啓門闌繁辭湧筆端蒼鷹下獄吏獬豸飾刑官司朝引玉節盟載捧珠盤孟門久失路扶摇忽上搏栖烏還得府棄馬復歸　榮華名義重虚薄報恩難枚乘還起疾貢禹遂彈冠方垂蓮葉劒未用竹根丹一知懸象法誰思垂釣竿　唐虞世南賦得愼罰詩曰帝圖光往策上德表鴻名道冠二儀始風高三代英樂和知化洽訟息表刑清罰輕猶在念勿喜尚留情明慎全無枉哀矜在好生五疵過亦察二辟理彌精幪巾

示廉恥嘉石務詳平每削繁苛性常深惻隱誠政寛思濟猛疑罪必從輕于張懲不濫陳郭憲無頗刑措諒斯在歡然仰頌聲　增沈佺期移禁司刑詩其畧曰任直翻多毀安身遂少徒一朝逢糺繆三省竟無虞白簡初心屈黄紗始望孤患平終不恕持刻每相驅埋劒誰當辯偷金以自誣誘言雖委荅流議亦真符首夏方憂圄高秋獨向隅嚴城看熠燿圓户對蜘蛛累餉唯妻子披寃是友于物情牽倚伏人事限榮枯門客心誰在鄰交

迸儻無撫襟雙涕落危坐百憂趨聖旨垂明德寃囚豈濫誅會希恩免理終望罪矜愚司寇宜哀獄台庭幸恤辜漢皇虛詔上容有報恩珠

原賦晉傅咸明意賦曰侍御史傅咸奉詔治獄作賦用明意云舍控款以彌載令棲遲以淹留吏砥身以存公古有死而無柔彼背正以從邪我没世而是尤數胥腸以為效兮豈文飾之足修感恩輸命心口自滅加我數年竭力効節春秋既不吾與日月忽其不屈周道兮如

砥吉人兮是由材曲兮枉撓朽木兮難抽
原贊梁昭明太子爾雅制法則贊曰惟斯法則信如四
時嚴此刑政刑輕罪疑霜威以振民不敢欺
原銘後漢李尤鞠城銘曰員鞠方牆倣象陰陽法月衡
對二六相當建長立平其例有常不以親疎不有阿私
端心平意莫怨其非鞠政由然況乎執機
原詔梁沈約使四方士民陳刑政詔曰徑寸之寶或隱
泥沙以人廢言君子斯慼朕聽朝晏罷思闡政術雖百

辟卿士有懷必聞而蓄響邊遐未臻魏闕或屈以貧陋
或間以山川頓足延首無因奏達豈所謂沈浮靡漏遠
邇兼得者哉四方士民若有欲陳言刑政論礙幽遠不
能自通者各在條布所懷於刺史二千石有可申採大
小以聞　又立左降詔曰刑乖政失其源已久罰罪之
奏日聞於早朝弊獄之書亟勞於晏寢免黜相係補代
紛紜一離謇因乃永歲月非所以　棄瑕録用隨分盡才
者也是以減秩居官前代通則貶職左遷往朝繼軌自

令內外羣司有事者可開左降之科　又降死罪詔曰

朕樹洪業光宅區宇而本枝之慶未廣椒掖滕衛之地

猶闕藩屏言念弓韣不能忘懷茀三子始有盤石之資

於焉彌固慶雖自已恩加覃及凡死罪可降一等五歲

刑降二等三歲刑以下並悉原放　增唐高宗頒行新

律詔曰朕聞大德曰生肖天地而為貴大寶曰位體宸

極以居貞所以經緯三才彌綸萬物順人心以敷化因

天討而立刑易稱明罰哀矜之志愈遠書云肆眚簡惠

之道斯崇故能象服畫冠化隆上葉道德齊禮刑清中代曁乎大道既隱淳風巳衰元首司契狥驕奢以臨下股肱贊道用深刻為奉公罪名積於簡書滋章被於率土姬訓夏法峻網備於三千秦革周科深文加於九族漢祖約法後嗣不勝其弊晉武蠲刑末流竟致其酷遂使茫茫區寓圄犴所以實繁蠢蠢黔黎手足爲之無措自斯以降禁網愈密雖深衷凖之書事切劉弘之奏太宗文皇帝至道難名元功不測撥亂反正恤獄慎刑杜

澆弊之餘源削繁苛之峻法道臻刑措二十餘年恥格之義斯隆惻隱之懷尤切玉几遺訓重令刋改瞻奉隆規興言感咽朕以虛寡夙嗣寶圖寅畏上元憂勤庶類乘奔履薄懼一物之未安旰食宵衣慮萬方之多罪雖解網之德有慙列聖而好生之惠無媿伊心於是仰遵先旨旁求故實爰進朝賢詳定法律酌前王之令典考列辟之舊章適其輕重之宜採其寛猛之要使夫畫一之制簡而易從約法之文疎而不漏

原難漢張敞議入穀贖罪上書曰國兵在外軍以夏發隴西以北安定以西吏民並給轉輸田事頗廢素無餘積雖羌虜以破來春民食必乏窮僻之處買無所得縣官穀度不足以振之願令諸有罪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得以差入穀北八郡贖罪務益致穀以豫備百姓之急事下有司蕭望之與少府李彊議以為民含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雖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

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導民不可不慎也令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一也人情貧窮父兄囚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為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死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一傾雖有周名之佐恐不能復古者藏富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予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

戶賦口斂以贍困乏古之通義以死救生恐未可也

原議後漢孔融肉刑議曰古者敦厖善否不別吏端刑

清治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凌遲風俗壞亂

政撓其俗法害其人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

之以古刑投之以殘棄非所謂與時消息也紂斮朝涉

之脛天下謂之無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刖一

人是天下常有千八百紂也求世休和弗可得已且被

刑之人慮不念生志在思死類多趣惡莫復歸正夙沙

亂齊伊戾禍宋趙高英布為世大患不能止其源遂為
非也雖忠如鬻拳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冤如巷伯才如
史遷達如子政一罹刀鋸沒世不齒漢開改惡之路凡
為此也故明德之君遠度深惟棄短就長不苟革其政
也　晉程咸女適人不從坐議曰夫司寇作典建三等
之制甫侯修刑通輕重之法叔世多變秦立重刑漢因
循之大魏承襲未革其弊大逆之誅不差已出之女者
誠欲絕惡類於一族然法貴得中刑慎過制臣以為女

人有三從之義無自專之道出適他族還喪父母降其服紀所以明外成之節異在室之恩父母有罪追刑已出之女夫黨見誅又隨異姓之戮一人之身內外受辟男不衍禍於他族女獨嬰罰於二門非所以哀矜蒙弱立法之本分也今女既嫁則為異姓之妻如或育產則為他族之母此為元惡之所輕忽戮無辜之所重於恩則傷孝子之心而興嫌怨之路臣以為在室之女宜從父族之誅既醮之婦使就夫家之罰宜定齊科以為永

制

增唐韓愈復讐議曰伏以子復父讐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周官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為不許復讐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讐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没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讐

讐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讐也此百姓之相讐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也又周官曰凡報仇讐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讐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令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羣下臣愚以為復讐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讐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為官吏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

行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讐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為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父讐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旨矣謹議

呂温

功臣恕死議曰有國之柄莫大乎刑賞人生有欲不可以不制天討有罪不可以不刑蓋刑者聖王所以佐道德而齊天下者也功濟乎物不可以不賞賞勸乎功不

可以不信蓋信者聖人所以一號令而惇天下者也然則恕死之典棄信而廢刑何以言之夫立功者自八元十亂之後非盡能賢或有起屠販壟畝行陣之間乘帝王應天順人之勢用力無幾遂貪天功超騰風雲各得變化率勞怙寵崛強自負僭冒無厭見利忘義是宜崇威峻法大為之防而反丹書鐵券許以不死且人君之言如渙汗不反既與之要天地誓山河卒一旦失馭有黥韓之罪神怒人怨不得已而誅是棄信也若恣行兇

險隳突憲網或姦鋒將發釁逼宗社乃念斯言之玷忍而不誅是廢刑也向者纔得其塵消之勞螢燭之助而信棄刑廢將焉用之夫明君之處勞臣也安之以爵禄拘之以紀律明之以好惡督之以禍福使得遷善遠罪保勳全名剖符傳慶與國終始恩斯勤斯是亦極矣奈何撓權亂法以罪寵人墜信賞必罰之典虧昭德塞違之道恐非哲王經邦軌物之制也謹議

原表齊孔稚圭上新定法令表曰臣聞匠萬物者以繩

臺為政馭大國者以法理為本故定國釋之聲著漢臺元常文慧績應魏閣則皐陶之謨指掌可致杜鄭之業鬱焉何遠然後姦人無所逃其刑惡吏無所窮其詐如身手之相驅弦栝之相接矣　梁任昉為梁公請刊改律令表曰臣聞淳源既遠天討是因畫衣象服以致刑措草纓艾韠民不能犯及淳德下衰運距澆季湯刑禹政不足禁姦九法三章無以息訟所以赭衣塞路圄犴成市凝脂已踈秋荼非苦姦吏為市生殺並用可為慟

哭豈徒一緒夫肖貌天地禀靈川岳受體愛敬髮膚爲重流矢影風顧有憂色而當妄加刳斮金木為伍且夫刻木不對畫地不入畏避若是而動貽非命王道為虧良在於此法開二門為政之蠹生殺多緒誰其適政

增唐徐堅論刑獄表曰臣聞上天之道先春而後秋聖人制法外刑而内禮故曰三辟之設王者不得已而用之今帝命惟新六合光宅遠無異望邇無異言亦宜安彼反側示以寛典臣竊見神都諸部勘當所尋有勑停

勘迄至於今猶尚追攝豈非勘當使等志希僥倖執斯刻薄以為已能哉長姦濫之源傷醇和之化伏願即停之臣又聞書有五聽慮失情實也令著三覆恐致虛枉也比見有勑勘當反逆令使者得實便決然人命至重死不可生儻萬分之中有一不實欲訴無路懷枉誰明飲恨吞聲赤族從戮豈不痛哉此不足以肅姦逆而明典刑適所以長威福而生疑懼臣望絕此處分依法覆奏則死者甘伏知泣辜之恩生人歡悅見祥刑之意又

法官之任人命所懸若不簡擇恐招枉濫諸官僚之内有用法寛平為衆所稱者願親而進之處事深酷不允人望者願踈而退之囹圄無冤億兆幸甚臣又聞罰不及嗣虞帝之明規罪不至孥漢君之茂徳故郤芮作亂而郤缺登朝嵆康被刑而嵆紹入用終能立功白狄効死湯陰千載美談斯為稱首父子猶其若此餘親尚何疑哉竊見逆人之親選曹廣責無親無服亦數十條士子之中十將三四今聖人在上實命惟新有道賤貧實

為深恥遂令此等長從遐棄懷才抱器將何望哉是以
聖意哀矜頻降恩制令同常例各使坦懷姚璹之徒皆
逢委任而在下僚列不識天心茍求微疵不弘大體又
準勑逆人周堂親不得任京官及兩畿三輔官準法刑
戮緦麻親不得充近侍宿衛臣望申勑有司勑令逆人
外不得輒為勘責收其賢能示之曠蕩斯巍巍之徳作
範百王穆穆之風垂裕千祀　李彭年論刑法不便表
曰夫法存畫一不啓二門者蓋示人以信也先教後罰

寧僭無濫者不陷人以罪也若有犯必死則非薄刑之意同罪異罰又非畫一之道何必殺之示信臣非愛人命也惜陛下之法也昔者渭橋驚馬空見罰金高廟盜環惟聞棄市漢幾刑措職此之由釋之之言可以為喻伏惟陛下少留意焉抑臣聞之死者不可復生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及也殺氣方深嚴刑在近一物失所聖心不安臣忝諍臣不敢不奏又典律所制輕重各殊笞杖是輕徒死是重爰自近日此道便乖凡所決囚例

多非命此乃徒刑有必生之理杖刑為致死之條既紊國經有傷和氣又凡曰造偽例是死囚伏準條格先決一百既要之以斬罪何更加以杖刑臣雖至愚猶將不可凡百達識孰謂其宜又周禮論刑刺之典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人陛下若以臣所言非可用則願陛下訊以羣吏詢諸宰臣擇善而行國之利也

原書晉叔向與鄭子產書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

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為禄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滛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涖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主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倖以成之不可為矣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

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　漢貢禹上書曰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汚賈人贅壻及吏坐贓者禁錮不得為吏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内大化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自見功大遂從嗜慾乃行一時之變使犯法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官亂民貧盜賊並起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官榮使黥劓髡鉗者猶復攘臂為政俗之壞敗乃至於此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　增唐陳子昂諫刑書曰臣聞

刑者政之末節也先王以禁暴整亂不得已而用之今天下幸安萬物思泰陛下乃以末節之法察理平人臣愚以為非適變隨時之義也夫大獄一起不能無濫何者刀筆之吏寡識大方斷獄能者多在急刻文深網密則共稱至公爰及人主亦謂其奉法於是利在殺人罕能平恕故獄吏相戒以殺為詞非憎於人也而利在已故上以希人主之旨下以圖榮身之利狥利既多則不能無濫濫及良善則淫刑逞矣臣聞古昔明王重慎刑

罰蓋懼此也

原奏晉杜預奏事曰古之刑書銘之鼎鍾鑄之金石斯所以遠塞異端絕異理也法出一門然後人知恒禁吏無淫巧政明於上民安於下　劉頌刑獄奏曰君臣之分各有所司法欲必奉故令主者守文理有窮塞故使大臣釋滯事有時宜故人主權斷主者守文若釋之執犯蹕之卒也大臣釋滯公孫弘斷郭解之獄也人主權斷若漢祖戮丁公之為也天下萬事自非斯格不得以

出意妄議其餘皆以律令從事然後法信於下民聽不
惑吏不容姦可以言理人主執斯格以責大臣小吏各
守其局則法一矣上古議事以制不為刑辟夏殷及周
書法象魏三代之君咸棄曲當之妙鑒而任微文之直
準非聖有殊所遇異也今論時勢弊不及中古而執平
者欲適情之所安自託於議事以制臣切以為聽言則
美論理則遠至如非常之斷出法賞罰若漢祖戮楚臣
之私巳封趙氏之無功唯人主專之非奉職之臣所得

擬議然後情求傍請之迹絶似是而非之奏塞此蓋齊法之大准也　郭璞奏曰臣聞上古象刑而民不犯中古明刑以致刑措故立刑以禁刑立殺以去殺重之以死所以求其生峻之以刑所以輕其死死由於法輕生存乎法重此立防之成標也然則刑無輕重用之唯平非平法之為難思任斷之為難是以子臯行戮刖者忘痛釋之典刑民無怨色何者積之於誠也按癸酉詔書之㫖專為邊城實之裔土濟當時一切之用非為經遠

之法亦是中夏全平之時威御足指控制故可得行之
矣欲役無賴子弟驅不逞之人聚之於空荒四維之地
將以扞固牧圉未見其利也且濵接鯨猾寇邇姦藪退
未絶其丘窟之顧進無以塞其逋逃之門五流三居誠
古之犯刑論之於今事實難行且律令以跨三代歷載
所遵未易輕改者也是以刑法不專則名章者興政令
驟變則人志無繫子産患其如此故矯先正議事之制
而立刑書之辟皆所以弼民心而正羣惑者也　增唐

韋嗣立論刑罰多濫疏曰楊豫之後刑獄漸興用法之伍務於窮竟連坐相牽數年不絶遂使巨姦大猾伺釁乘間内包豺狼之心外示鷹鸇之跡隂圖潛結共相影會構似是之言成不赦之罪皆深為巧詆恣行楚毒人不勝痛便乞自誣公卿士庶連頸受戮道路籍籍雖知非辜而鍛鍊已成辯占皆合縱臯陶為理于公定刑則為汙宫毀柩猶未塞責雖陛下仁慈哀念恤獄緩死及覽辭狀便已周密皆謂勘鞫得情是其實犯雖欲寛捨

其如法何於是小乃身誅大則滅族相縁共坐者不可勝言此豈宿搆讐嫌將申報復皆圖苟成功効自求官賞當時稱傳謂為羅織其中陷刑得罪者雖有敏識通才被告言者便遭枉抑心徒痛其寃酷口莫能以自明或受誅夷或遭殛竄並甘心引分赴之如歸故知弄法侮文傷人實甚周興丘勣之類弘義俊臣之徒皆相次伏誅事暴遐邇而朝野慶泰若再覩陽和且如仁傑元忠俱羅枉陷被勘鞫之際亦皆已自誣向非陛下至明

垂心省察則葅醢之戮已及其身欲望輸忠聖代安可復得陛下擢而升之各為良輔國之棟幹稱此二人何乃前非而後是哉誠由枉陷與甄明耳臣但恐往之得罪者多並皆此流則向時之寃者其數甚衆陛下倘弘天地之大德施雷雨之深仁歸罪於陷刻之徒降恩於枉濫之伍自垂拱以来大辟罪以下常赦所不原者罪無輕重一皆原洗被以昭蘇伏法之輩追還官爵緣累之徒普霑恩造如此則天下皆知比所陷罪原非陛下

之意咸是虐吏之辜幽明歡欣則感通和氣和氣下降則風雨以時風雨以時則國豐歲稔歲既稔矣人亦安矣太平之美亦何遠哉伏惟陛下深察　宋蘇軾論政刑疏曰臨下以簡御衆以寛此百世不易之道也昔漢高祖約法三章蕭何更定律九篇而巳至於文景刑措不用歷魏而晉條目滋章斷罪所用至二萬六千三百七十一條而姦益不勝民無所措手足唐及五代止用律令國初加以注疏情文備矣今編勅續降動若牛毛

人之耳目所不能周思慮所不能照而法病矣臣愚謂當熟議而少寛之人主前旒蔽明黈纊塞聰耳目所及尚不能盡而况察人於耳目之外乎今御史大察專務鉤考簿書摘發細微自三公九卿救過不暇夫詳於小必畧於大其文密者其實必疎故近歲以来水旱盜賊四民流亡邊鄙不寧皆不以責宰相而尚書諸曹文牘繁重窮日之力書紙尾不暇此皆苛察之過也不可以不變

原啓梁簡文帝啓因徒配役事啓曰伏以明慎三典寛
簡八刑宸鑒毎以垂心國誥是焉攸切臣比時奉勅旨
權視京師雜事切見南北郊等處並啓請四五嵗以下
輕因助充使役復令聽獄官詳其可否侮文之路自此
而生將恐玉科重輕全關墨綬金書去取更由丹筆愚
謂宜詳五條制以為永凖　又謝邵陵王禁錮啓曰臣
綸習近宵人不能改過屢犯明憲三入刑科昔繆彤掩
扉曹儀著論布衣兄弟且相誡勗以臣居長終慙勸勵

仰負慈嚴心顏戰讋　任昉為王金紫謝齊武帝示皇太子律序啓曰臣聞化澄上葉草纓垂典教清中世艾服懲刑自禮失宗周俗反炎漢張馮導其迹賈杜浚其流仲舒之得情孔子之博約故以義該往哲盡美前王而年世浸遠篇牘訛謬朽編落簡見誣前淑侮文擅議取弊後昆立不倚衡遂均鴻毛之殞傷足居憂忘詒髮膚之痛豈所以臨河永歎含育最靈者也伏惟陛下施博天地澤深禹湯温舒之策優游虚授衞展之議寧失

弗經削秋荼之法解凝脂之網　陳徐陵謝兒報坐事
付治中啓曰夫拾金樵路高士所羞整冠李下君子斯
慎兒報不能謹潔敢觸嚴網右趾鐵繫事允法科左校
論輸實由恩宥老臣過庭之訓多謝古賢折笄之杖有
愧前達
原論魏丁儀刑禮論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天之為歲也
先春而後秋君之為治也先禮而後刑春以生長為德
秋以殺戮為功禮以教訓為美刑以威嚴為用故先生

而後殺天之為歲先教而後罰君之為治也天不以久遠更其春冬而人也得以古今改其禮刑哉古之刑省禮亦宜畧今之論辯雖出傳記之前夫流東源不得西影正形不得傾自然之勢也後世禮刑俱失於前先後之宜故自有常今夫先刑者用其末也由禮禁未然之前謂難明之禮古人不能行也按如所云禮嫂叔不親之屬也非太古之禮也所云禮者豈此也哉會當先別男女定夫婦分土地班食物此先以禮也夫婦定而後

禁淫焉貨物正而後止竊此後刑也

曹羲肉刑論曰

夫言肉刑之濟治者荀卿所唱班固所述隆其趣則曰象天地為之惟明察其用則曰死刑重而生刑輕其所馳騁極於此矣治則刑重亂則刑輕又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固未達夫用刑之本矣夫死刑者不唯殺人妖逆是除天地之道也傷人者不改斯亦妖逆之類也如其可改此則無取於肉刑也且傷人殺人皆非人性之自然也必有由然者也夫有由而然者

激之則淫敫之則一激之也者動其利路敫之也者篤其質樸故在上者議茲本要不營奇思行之以簡守之以靜大則其隆可以侔天地中則其理可以厚民萌下則刑罰可以無殘虐民靜理則其化成為惡之尤者衆之所棄衆之所棄則無改之驗著矣夫死不可以有生而欲增淫刑以利暴刑暴刑所加雖云懲慢之由興有使之然謂之宜生生之可也舍死析骸又何辜耶在上者洗濯其心靜而民足各得其性何懼乎姦之不勝乃

欲斷截防轉而入死乎　晉楊乂刑禮論刑禮之本經緯陰陽擬則乾坤先王所以化民理物興國濟治也禮生於讓刑生於爭讓者割巳以與人是刑加於巳而禮加於人也爭者奪人以崇巳是刑施於人而禮施於巳也由此言之讓非純禮爭非純刑也慶賞以勸善而為惡者懲如有所懲刑亦存矣刑罰以懲惡而為善者勸如有所勸禮亦存矣故亡刑則禮不獨施大道廢焉則刑禮俱錯大道行焉則刑禮俱興不合而成未之有也

增問齊王融永明九年策秀才問曰議獄緩死大易深規敬法恤刑虞書茂典自氓俗澆弛法令滋章脨石少不寃之民棘林多夜哭之鬼朕所以明發動容昃食興慮傷秋荼之密網惻夏日之嚴威永念畫冠緬追刑措徒以百鍰輕科反行季葉四支重罰爰創前古訪游禽於絶澗作霸秦基歌雞鳴於關下稱仁漢牘二塗如爽即用兼通昌言所安朕將親覽

寬刑一

原泣罪 代虐夏禹下車泣罪尚書曰代虐以寬兆民允懷 有制 無濫尚書曰寬而有制刑法志曰寧僭無濫

惠暴 輔嚴左傳曰上古用象刑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是惠暴而寬惡也 漢霍光持刑法嚴任杜延年輔之以寬

增流宥 罪疑尚書曰流宥五刑又曰罪疑惟輕

原畫衣冠 去酒肉漢文帝詔曰蓋聞有虞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人不犯何則治之至也其除肉刑 杜緩理諸陵縣獄每冬月具獄日去酒省肉官屬稱其惠

權親義 少文法禮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注權量也謂立父子君臣之間可以情恕也 虞夏之道寡怨於人少文法也

令妻入獄

罷吏放歸漢吳祐為膠東相有母丘長者殺人臨刑祐問有子否長曰有妻無子乃緩其桎梏

令妻入獄妻有孕然後行刑長泣曰何以報吳君後生子以吳為名　漢鍾離意字子阿為瑕丘令有吏行盜意不忍行刑罷其職放歸其父曰有道之君以義刑人子宜進藥死

不忍刑吏

未嘗寃人　上詳前注　張歐字叔明為御史大夫未嘗禁人官屬亦不大欺上具獄有可却者却之不可者涕泣面封之注曰背封不忍見也

八十不坐　七歲減死　漢宣帝詔曰年八十非誣告傷人他皆不坐　漢成帝令未滿七歲賊鬬殺及犯殊死者上請皆減死

門容駟馬孫字升卿　上詳獄二于公　後漢虞詡字升卿祖父經為郡獄吏每上獄事涕泣隨之嘗曰昔東海于公高其門閭其子卒至丞相吾不及于公子孫何必不為九卿因字詡曰升卿

增公累獲原　死罪悉縱　唐賈敦頤為洛陽司馬以公累下獄太宗貰之有司執不貰帝曰人孰無過吾

去其太甚者若悉繩以法雖子不得於父況臣得於其君乎遂獲原　唐太宗親錄囚徒閔死罪者三百九十人縱之還家期以明年秋即刑及期皋囚皆詣朝堂無有後者太宗嘉其誠悉縱之

代宗寬刑　太祖貸死

唐書曰代宗性仁恕言事者諫曰陛下為政傷於太寬朝典由是不肅上笑而荅曰今時運艱難凡人臣事朕者規少祿利耳今府庫空竭無俸入俾之優足而峻刑科是君上有威無恩朕所不忍行也　長編曰宋太祖性寬仁多恕開寶八年讀堯典歎曰四凶之罪止從投竄何近代憲網之密耶蓋有意於措刑也故自開寶以來犯大辟非情理深重者多貸其死

原宥汝　仇予輕典　緩刑　得失斯在　取舍可知　寬能禦衆　猛則殘人　其政不嚴而治　其教不肅而成　況當弘

貧之朝　宜用適輕之典　宜建大中之法　以為小
康之惠　周訓夏刑人克用乂　漢除秦法政是以和
　作為金贖垂裕虞書　除去肉刑稱仁漢牘　爲國
制刑雖宜簡易　示人知禁信亦寬難　御勞止之人
寬以濟猛　念恤哉之典爰克厥威　約三章之法漢
室以興　作五虐之刑苗人自絶　雖擾擾之政布以
從寬　而恢恢之網疎而不漏　人之苑匿大為防而
猶踰　法以懲姦小不忍而恐亂　雖政寬而人慢末

盡善也　比刑肅而俗敝不猶愈乎

寛刑二

增奏記漢張敞奏記王暢曰五教在寛著之經典湯去三面八方歸仁武王入殷先去炮烙之刑高祖鑒秦唯定三章之法孝文皇帝感一緹縈蠲除肉刑卓茂文翁名父之徒皆疾惡嚴刻務崇溫厚仁賢之政流聞後世夫明哲之君網漏呑舟之魚然後三光明於上人物悅於下言之若迂其效甚近發屋伐樹將為嚴烈雖欲懲

惡難以闡遠以明府上智之才日月之曜敷仁惠之政則海內改觀實有折枝之易而無挾山之難郡為舊都侯甸之國園廟出於章陵三后生自新野士女沾教化黔首仰風流自中興以来功臣將相繼世而隆愚以為懇懇用刑不如行恩孳孳求姦未若禮賢舜舉臯陶不仁者遠隨會為政晉盜奔秦虞苪入境讓心自生化人在德不在用刑

慎刑

原八辟　三刺 周禮小司寇以八辟麗邦法一議親二議故三議賢四議能五議功六議貴七議勤八議賓　禮曰司寇正刑明辟必三刺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其有罪方殺之以示不枉濫也

盡心　麗事 刑者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　麗附也謂當其本罪之事

中典　大命 周禮中典用情　漢書曰獄者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

增簡孚

欽恤 尚書曰五辭簡孚正于五刑簡孚有衆　又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無刑　止辟 尚書曰刑期于無刑　又曰辟以止辟乃辟

名平處　請覆奏 唐沈傳師字子言為宣州精於吏治吏不敢罔謹重刑法每斷獄名幕府平處輕重盡合乃論決　唐徐堅字元固遷萬年主簿天授三年上書言囚有五聽令有三覆慮失情也比詔大逆詔使勘問得實輒決人命至重萬一有不實欲

訴無由遽就赤族豈不痛哉臣請如令覆奏則死者無恨

原得情勿喜　視民如傷論語曾子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孟子曰文王視民如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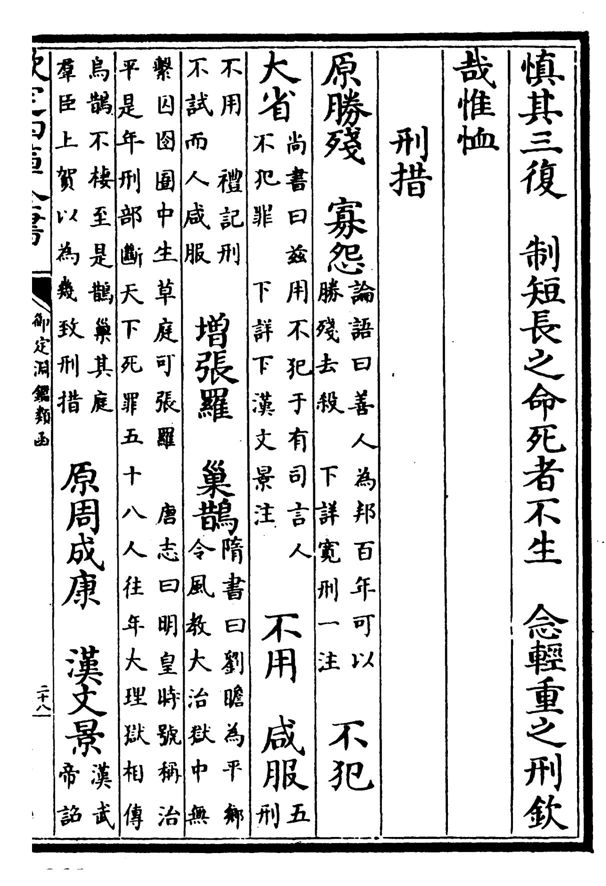
齋居決事　涕泣具獄漢宣帝令季秋後讞時上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獄刑號平　下詳寛刑一張歐

文而無害　嚴而不殘史記索隱贊蕭何為吏文而無害音義曰文無害言有文無所枉害也　漢雋不疑為吏嚴而不殘

增罷職放歸　錄案聞奏上詳寛刑一　宋太祖謂宰臣曰五代諸侯跋扈有枉法殺人者朝廷置而不問人命至重姑息藩鎮當如是耶自今諸州決大辟錄案聞奏付刑部詳覆之

原明慎用刑　哀矜折獄　慎而不擾

明而不留　辭貴明徵　法宜慎測　恤在一成



慎其三復　制短長之命死者不生　念輕重之刑欽哉惟恤

刑措

原勝殘　寡怨 論語曰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 下詳寬刑一注　不犯　大省 尚書曰兹用不犯于有司言人不犯罪 下詳下漢文景注　不用　咸服 五刑不用 禮記刑不試而人咸服　增張羅　巢鸛 隋書曰劉瞻為平鄉令風教大治獄中無繫囚囹圄中生草庭可張羅 唐志曰明皇時號稱治平是年刑部斷天下死罪五十八人往年大理獄相傳烏鵲不棲至是鸛巢其庭羣臣上賀以為幾致刑措　原周成康　漢文景 漢武帝詔

曰昔唐虞畫刑而人不犯周之成康刑措而不用漢文帝用張釋之為廷尉罪疑者予人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措之風景帝定箠令而笞者得全

增囹生草　獄生櫓上詳前注

南史北齊宣帝天保初大赦郡無一囚率羣吏拜詔而已獄內生櫓桃木蓬蒿並滿每旦閽門虛寂絕無訴訟謂之神門

原期于無刑　罔或干正上詳慎刑尚書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言下順命也

刑期無刑　辟以止辟俱詳慎刑

增司刑無鬼哭之庭　大理有鳥巢之獄李庚西都賦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五十五十一

詳校官內閣學士臣尹壯圖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主事臣馮培

謄錄監生臣宋鏡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五十

政術部二十九 獄 疑獄 冤獄 緩獄 留獄 囚 放囚 恤囚 活囚 録囚 無囚

獄一

原釋名曰獄确也言實确人情偽也又謂之牢言所在堅牢也又謂之圜土言築土之表牆其形圜也又謂之囹圄囹領也圄御也言領録囚徒禁御也 詩曰宜犴宜獄

韓詩外傳曰鄉亭之繫曰犴朝廷曰獄則其事也　急就章曰咎繇造獄後代因之　風俗通曰夏曰夏臺殷曰羑里周曰囹圄是也　博物志曰夏曰念室殷曰動止周曰稽留三代之異名也又狴牢者亦獄別名家語曰孔子為大司寇有父子訟者同狴縶之　增説文曰獄謂之牢　易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　又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周禮秋官曰以圜土聚教罷民　漢舊儀曰郡邸獄理天下郡

國上計屬大鴻臚東市獄屬京兆尹

獄二

原圄圄　狴牢上見獄一　漢書曰有罪當械者皆頌繫應劭注曰頌者容也言見寛容但處曹吏舍不入狴牢

屬杓　象斗漢書曰勾圜十五星杓曰賤人之牢牢星實則囚多虚則開出　春秋元命苞曰爲獄圜者象斗運合宷均注曰作獄圜者象斗運也

東市　北寺

衛宏漢舊儀曰東市獄屬京兆尹西市屬左馮翊也司馬彪續漢書曰范滂字孟博坐繫黄門北寺北寺獄吏謂曰凡坐繫皆祭臯陶滂曰臯陶賢者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帝如其有罪祭之何益衆人由此止也

掖庭　郡邸史記曰武帝譴責鉤弋夫人脱簪珥叩頭帝曰引去送掖庭獄　衛宏漢書舊

儀曰郡即獄理天下郡國上計屬大鴻臚也

請室　謁居

絳侯因請室註令鍾下人魯謁居繫導官注諸獄皆滿權寄此者

見螻　夢蟻

劉義慶幽明録曰晉廬陵太守龐企字子及上祖坐事繫獄而非其罪見螻蛄行其左右相謂曰使爾有神能活我死不當生乎因投飯與螻蛄食盡去有頃復來形體稍大意異之復與食數日間其大如豚及報當行刑螻蛄掘壁根為大孔因破械得從此出亡後遇赦得活　東無疑齊諧曰吳當陽縣董昭之乘船過錢塘江江中見一蟻著一短蘆惶遽垂死使以繩繫蘆著船船至岸蟻得出中夜夢一人烏衣來謝云僕是蟻中王君有急難當見先語歷十餘年時江左所刼盜横録昭之為刼主繫餘姚獄昭之自惟蟻王夢緩急當告今何處告之獄因言但取兩三蟻著掌中祝之昭之如其言暮果夢昔烏衣人云可急去入餘杭山天下既亂赦令不久也於是便覺蟻攻囓械已盡因得出獄過

江投餘杭山遇赦遂得免

春省 秋繕 禮記曰仲春之月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止獄訟又曰孟秋之月命有司修法制繕囹圄具桎梏鄭元注曰囹圄所以禁守繫者則今之獄矣

上書 注史 後漢書曰尚書郎張宏獄吏上書自頌 又鄒陽在獄中上書 崔鴻後趙録曰石季龍幽中書令徐光於襄國詔獄光在獄中注解經史十餘萬言

不留 勿擾 周易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史記曰蕭何卒召曹參參去囑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

星牢 天獄 韓陽天文要集曰貫索明貴人出詩含神霧曰杓為天獄主天殺也

圜扉 平砥 周禮曰若無節則惟圜土內之鄭元注曰圜土獄城也江淹上建平王書曰抱痛圜門含憤獄戶又王融曲水詩序曰鞠茂草於圜扉 衛展陳謗言表曰謗言廷尉獄平如砥有錢生無錢死 此謗之起死生之

出於此法獄也 仰天 史記曰趙高案李斯拘執束縛居囹圄中仰天而歎曰悲夫不道之君何可為計哉 望氣 漢書曰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 黃沙 紫氣 晉武帝太康初置黃沙獄以訊囚徒黃沙獄名 山堂肆考曰初吳未滅時斗牛之間常有紫氣雷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張華問寶劍何在煥曰在豫章豐城獄中華即補煥為豐城令煥至即掘獄基得雙龍劍 增雀角 犬牙 詩曰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 釋文曰獄字從二犬猶二犬之牙也 原蟲盤 虎穴 漢武帝幸甘泉宮經長平坂見有蟲盤覆地色如生肝頭目口鼻皆具問於東方朔對曰此蟲名怪哉昔時拘繫無辜咸仰首歎曰怪哉怪哉蓋怨憤之氣感動上天所生也此地必秦獄處即按地圖果如其言上又問何以去之對曰積憂者得酒而解以酒灑之當消于是取蟲置酒

中須臾皆糜散　尹賞為長安令修治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丈以瓴甓為郭大石覆之名曰虎穴

增

三木　九棘　史記曰魏其侯衣赭衣關三木注云關三木頭及手足也又柳子厚斷刑論云貫三木加連鎖而致之獄　易曰習坎上六係用徽纆寘於叢棘三歲不得凶釋文衆議獄於九棘之下也

原中都官　未央廏　司馬彪續漢書曰武帝置中都官獄二十六所先皆省惟廷尉及洛陽有詔獄　衛宏漢舊儀曰未央廏獄主理六廏三署郎屬太僕光祿勳

侵絳侯　辱安國　史記曰周勃免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之其後人有上書告勃反捕理之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絳侯既出曰吾將百萬軍安知獄吏之貴也　漢書曰韓安國坐法抵罪而獄吏田甲辱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田曰然則溺之

澤上有風

山下有火俱詳獄易象辭　黃霸受經　杜篤為誄漢書曰夏侯勝宣帝時議不當尊武帝廟及丞相長史黃霸坐不舉劾俱下獄霸欲從勝受經勝辭以死罪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更再冬講不息　後漢書曰杜篤字季雅客居美陽數從令請託不諧頗相恨令怒收篤送京會大司馬吳漢薨光武詔諸儒誄之篤於獄中為誄辭最高帝悅賜帛免之

獄三

原畫地司馬遷書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　栫棘左傳曰吳子執邾子於樓臺栫之以棘栫扳也音賤　深室左傳曰寘諸深室室別為囚室也　暴室掖庭織作染練者

增桎梏孟子曰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重事漢景帝紀曰獄重事也　大命路溫

舒傳云獄者天下之大命

狴犴 揚子曰狴犴使人多禮乎

原內圜土 周禮鄭注曰圜土獄城也

振貢獄 漢書曰貢於治水事屬水衡尉也

增司政典 吕刑曰司政典獄

小宛刺 詩小宛大夫刺幽王詩曰宜岸宜獄

在縲紲 論語曰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

納槖饘 左傳曰僖公二十八年晉執衛侯歸京師寘諸深室甯武子職納槖饘焉注曰武子以君在幽隘故以衣食為已職槖衣囊也饘糜也

原三王有獄 白虎通曰三王始有獄夏曰夏臺云云

晉令固屋 晉令獄屋皆當完固厚其草蓐無令漏濕

司空詔獄 舊儀曰司空詔獄治列侯二千石屬宗正

若盧詔獄 王商傳左將軍丹等請詔謁者召商詣若盧詔獄案孟康曰若盧獄名屬少府黄門北寺

掖庭秘獄 漢書曰劉

輔上言不宜立趙倢伃為皇后上使侍御史收縛下掖庭獄

太子家獄　舊儀曰太子家獄治太子官屬太子太傅也

蟲生憤氣　詳獄二

獸觸疑罪　論衡曰獬豸者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皋陶臨其罪疑者令羊觸之有罪則觸無罪則不觸蓋天生聖獸助獄為驗故皋陶禮羊跪生事之

增子長修史　漢司馬遷字子長因論李陵得罪幽於縲紲因而發憤作史記

殯母還獄　漢鍾離意為棠邑令民房廣為父報仇繫獄母病死廣哭不食意憐傷之聽廣歸殯母丞掾皆爭不可意曰罪自歸我義不累汝等遂遣歸殯殮訖果還入獄意密以狀聞廣得減死論

奪父出獄　魏臧霸父式為獄掾能據法守正不狗太守私情太守怒收式付府獄霸令數人要奪父出與父俱亡命

導囚踰獄　魏孫禮荒亂時與母相失有馬台者為求得之台後坐法當死禮私導台令踰

獄乃自首主簿温嘉之白太祖得減罪一等

鵲巢獄樹明皇即位以來二十年間號稱治平人罕犯法大理寺卿徐嶠奏云今歲天下斷死刑止五十八人先是相傳寺獄殺氣太盛鳥雀不棲今有鵲巢其樹百官以幾致刑措賀

鵲噪獄樓朝野僉載曰唐貞元中黎景逸居空青山有鵲巢其庭每以餘食食之甚馴狎後景逸出仕被誣下獄一日有鵲飛於獄樓上下向景逸喜噪久之已而果赦下

獄四

原詩隋魯本與胡師耽同繫胡州出被刑獄中詩曰叔夜絃初絕韓安灰未然相悲不相見幽縶與幽泉　唐駱賓王幽縶書情通簡知己詩曰驄馬刑章峻蒼鷹獄

吏猜絶縑非易辨疑璧果難裁揆畫慙周道端憂滯夏臺生涯一滅裂岐路幾徘徊入穽方揺尾迷津正曝腮圜扉長寂寂疎網尚恢恢青陸春芳動黄沙旅思催覆盆徒望日蟄户未驚雷霜歇蘭猶敗風多木屢摧地幽蠶室掩門静雀羅開自憫秦冤痛誰憐楚奏哀 増又憲臺出繫寒夜有懷詩曰獨坐懷明發長謡苦未安自應迷北叟誰肯問南冠生死交情異殷憂歲序闌空餘朝夕鳥相伴夜啼寒 原沈佺期幽繫詩曰吾憐曾家

子昔有投杼疑吾憐姬文公非無鴟鴞詩臣子竭忠孝
君王惑讒欺萋斐離骨肉含惋興此辭　增又曰無事
今朝來下獄誰期十月是横河君看鷹隼俱能擊為報
蜘蛛收網羅　又同獄者歎獄中無燕詩曰何許乗春
燕多知辯夏臺三時併欲盡雙影未嘗來食惢嫌叢棘
銜泥怯死灰不知黄雀語能雪冶長猜　儲光羲獄中
貽姚張薛李鄭柳諸公詩曰中夜囹圄深初秋縲紲久
疎螢出暗草朔風鳴衰柳河漢低在户蠨蛸垂向牖雁

聲遠天末涼氣生露後哀哀害神理惻惻傷慈母妻子

垂涕泣家僮日奔走書辭苦人吏饋食勞交友寒服猶

未成繁霜漸將厚諸公深恵愛朝夕在左右束濕雖欲

操鈞金庶無負傷羅念摇翮蜿足思驤首眷言出深穽

永日常攜手　李白繫潯陽上崔相渙詩曰毛遂不墮

井曾參寧殺人虚言誤公子投杼惑慈親白璧雙明月

方知一玉眞　劉長卿罪所上御史惟則詩曰誤因微

禄滯南昌幽繫圜扉晝夜長黄鶴翅垂同燕雀青松心

在任風霜斗間誰與看寃氣盆下無由見太陽賢達不能同感激更於何處問蒼蒼　盧綸罪所送苗員外上都詩曰謀身當議罪寧遣友朋聞禍近防難及愁長思未分寂寥驚遠語幽閑望歸雲親戚如相見唯應泣向君　宋蘇軾獄中寄弟子由詩曰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滿先償債十口無歸更累人是處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獨傷神與君世世為兄弟更結人間未了因　又曰柏臺霜氣夜淒淒風動琅璫月

向低夢遠雲山心似鹿䰟飛湯火命如雞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後牛衣愧老妻百歲神遊定何處桐鄉知葬浙江西　明李夢陽獄夜詩曰簷景棲棲落臺居黯黯幽鼠緣爭果墜螢過隔衣流幸竊餘光照那竭多穴愁亦知廣川子跼蹐為春秋

增序唐駱賓王在獄詠螢火賦序曰綈袍匪舊白首如新誰明公冶之非孰辨臧倉之愬是用中宵而作達旦不瞑覩兹流螢之自明哀此覆盆之難照況乘時而變

含氣而生雖造化之不殊亦昆蟲之一物應節不愆信
也與物不競仁也避日不明義也臨危不懼勇也事有
沿情而動興因物而多懷感而賦之聊以自廣　又在
獄詠蟬詩序曰余禁所禁垣西是法廳事也有古槐數
株焉每至夕照低陰秋蟬疎引發聲幽息有切常聞吟
喬樹之微風韻資天縱飲高秋之墜露清畏人知僕失
路艱虞遭時徽纆不哀傷而自怨未搖落而先衰聞蟪
蛄之流聲悟平反之已奏見螳螂之抱影怯危機之未

安慼而綴詩貽諸知已庶情沿物應哀弱羽之飄零道寄人知憫餘聲之寂寞

疑獄一

增賈子曰梁嘗有疑獄羣臣半以為當罪半以為無罪雖梁王亦疑梁王曰陶之朱公以布衣富侔國是必有奇智乃召朱公而問曰梁有疑獄獄吏半以為當罪半以為不當罪雖寡人亦疑吾子決是奈何朱公曰臣鄙民也不知當獄雖然臣之家有白璧二其色相如也其

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徑與色澤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一者厚倍是以千金梁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與梁國大悅

疑獄二

原惟輕　有赦舜典曰罪疑惟輕周書曰五罰之疑有赦罰贖刑罪也刑疑赦從罰罰疑赦從免言重疑也　無質　不聽疑事無質質成也疑則捨之不可成也禮曰有旨無簡不聽注曰簡誠也雖有其意無其誠者不論以為罪　闕疑　緩死　罪疑　刑放

雖國令是干罰宜無小　而人心未厭事合從輕

宣尼之聽訟辭不獨見也　漢景之恤疑獄亦命讞之

疑獄三

原共赦禮記曰疑獄氾與衆共之衆疑則赦之　讞疑　吏不決詳疑獄四漢高詔　人不厭漢景帝詔曰諸疑獄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　平亭疑法史記曰張湯決大獄請博士弟子補廷尉史平亭疑法奏讞疑注亭均也調也言平均疑法及為讞疑奏之　分別著讞又曰必奏先為上分別其原上所是而著讞法廷尉挈令注著明書之也挈獄訟之要書於讞法挈令以為後代式

疑獄四

增詔漢高帝讞獄詔曰獄之疑者吏或不敢決有罪者久而不論無罪者久繫不決自今以來縣道官獄疑者各讞所屬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當報之所不能決者皆移廷尉廷尉亦當報之廷尉所不能決謹具為奏傅所當比律令以聞

寃獄一

增後漢書曰永平中寒朗以謁者守侍御史與三府掾

屬共考案楚獄顏忠王平辭引隧鄉侯耿建朗陵侯臧信護澤侯鄧鯉曲成侯劉建建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朗心傷其寃試以建等物色獨問忠平而二人錯愕不能對朗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奸專為忠平所誣帝曰即如是忠平何故引之對曰忠平自知所犯不道故多有虛引兾以自明帝曰即如是何不早奏對曰臣恐海内別有發其姦者帝怒曰吏持兩端促提下左右方引去朗曰願一言而死帝曰誰與共為章對曰臣自知當

必族滅不敢多汚染人誠與陛下一覺悟而已令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歎莫不知其多寃無敢悟陛下者臣令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遣朗出　永平二年京師旱和熹鄧皇后親幸洛陽寺録寃獄有囚杜洽實不殺人而被考自誣羸困輿見畏吏不敢言將去舉頭若欲自訴太后察

視覺之呼還問狀具得枉實即收洛陽令下獄抵罪行未還宮澍雨大降

寃獄二

原亡辟　盜金楚相亡璧門下疑張儀盜之掠捷數百　下詳猜認直不疑　增刳腹　則耳唐武后時酷吏來俊臣黨人羅告司刑府史樊甚謀反誅之甚子訟寃於朝堂無敢理者乃援刀割其腹秋官侍郎劉如璿見之竊歎　唐宇文融恨恚張說乃與崔隱李林甫共劾說引術士王慶則奏表其悶及引僧道岸冒署右職帝怒詔源乾曜隱甫韋抗等即尚書省鞫之發金吾兵圍其第說兄左庶子光詣朝堂則耳列寃

原肺石民　棘林鬼周禮曰以肺石達窮民注赤石也　策秀

才文曰脅石少不寃之人棘林多夜哭之鬼樹棘棍聽訟於其下夜哭之鬼謂無辜者

冶長非罪 **良夫無辜** 上詳獄四 左傳曰衛侯夢人被髮北面而譟曰予為渾良夫叫天無辜

不察申生 **竟死孝婦** 左傳曰申生曰君實不察其罪 上虞寡婦養姑以壽終姑女誣告婦加鴆竟結其罪孟嘗字伯周為戶曹明之不可天連旱後太守殷丹至明之遂雨

五月降霜 **三年致旱** 鄒衍被囚仰天而歎五月降霜 東海孝婦養姑甚謹夫死不嫁姑恐累之自殺姑女告婦殺母婦自誣服殺姑于公明之不可竟殺之郡界旱三年後太守至祭其冢天乃立雨

增

大霧不開 **滛潦自霽** 南部新書曰唐李錡之誅大霧三日不開或聞鬼哭上疑其寃詔收葬之 唐崔碣為河南尹邑有大賈王可久轉貨江湖間值龐勛亂盡亡其貲不得歸妻詣卜者楊乾夫

咨存亡乾夫内愧其色且利其財既占陽驚曰乃夫殆不還矣即陰以百金謝媒者誘聘之妻乃嫁乾夫遂為富人及徐州平可久困甚丐衣食歸閭里往見妻乾夫大怒詬逐之妻詣吏自言乾夫厚納賂而可久反得罪再訴復坐誣可久恨歎遂失明及碣至可久陳寃碣廉得其情即勑吏捕乾夫並前獄吏下獄悉發賕姦一日殺之以妻還可久時方滛潦獄決即霽

原寃濫　頗邪　黄沙失入丹筆誤書　抱恨入地　無辜籲天　瓜李雖疑　薫猶自別　生為窮人　死為寃鬼　未聞情得　但見獄成　獄非明察　法乃濫施　得情猶合哀矜　非罪誠宜開釋　矧有餘寃尚能衝斗　日無私照猶隔

寃獄三

原死灰不然詳獄三韓安國　捶楚求罪捶楚之下何求不獲雖臯陶聽之猶謂死者有餘辜

增鄭昌訟寃漢司隸校尉蓋寛饒剛直公清刺舉無所避時方用刑法任中書官寛饒因奏封事上以為怨謗下其書執金吾議以寛饒旨意欲求禪大逆不道諫大夫鄭昌上書訟寃上竟下寛饒吏寛饒引佩刀自刎北闕下衆庶莫不憐之

為兄訴寃唐穆贊字相明累官侍御史陝虢觀察使盧岳妻分貲不及妾子妾訴於官中丞盧佋欲重妾辜贊不聽佋與宰相竇參共誣贊受金捕送獄贊弟賞上寃狀詔三司覆治無驗猶出為柳州刺史

申理元忠唐中宗時諸張深怨魏元忠乃

諧元忠嘗言太后老矣不若挾太子為久長太后怒下元忠獄朱敬則抗疏理之曰元忠素稱忠直若令抵罪失天下望貶元忠為高要尉

誣劾章賞 唐杜兼字處宏僚官韋賞陸楚皆名家子有美譽嘗論事忤兼兼遂誣劾以罪帝遣中人至兼廷勞畢出詔執賞楚殺之二人以無罪死天下莫不稱冤

雪師旦枉 唐李尚隱擢左臺監察御史時有馮昭泰者性鷙刻人憚其彊嘗誣桐廬人李師旦二百餘家為妖蠱繫獄詔御史覆按皆託病不往尚隱曰善良方蒙枉不為申明可乎因請行果推雪其冤

訟岳飛冤 宋秦檜矯詔下飛與子雲大理獄命中丞何鑄大理卿周三畏鞫之飛裂裳以背示鑄有盡忠報國四字鑄察其冤白檜檜語塞乃改命諫議大夫万俟卨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或教卨以臺章所指淮西逗留事為言又使于鵬孫革等證飛逗留命評事元龜年取行軍時日雜定之傅會其獄大理卿薛仁輔等皆

言岳飛無辜不聽一日檜手書小紙付獄即報飛死矣布衣劉允升上書訟岳飛寃下大理獄死

原多殺不辜　而號無罪（無所告也）　銜寃飲恨　吞聲飲恨

與濁吏何親　與寃人何讐　氣怨結而不揚　涕滿汁而橫流　國章斯抵誠合申之　人命所懸豈宜寃濫

寃獄四

增詩唐錢起歎畢少府以持法無隱見繫詩曰用法本禁邪盡心翻自極畢公在囹圄世事何糺纆翠鳳呈其

瑞虞羅寄鎩翼囚中千念時窗外百花色落景閑圜扉春蟲枉叢棘古人不念文紛淚莫沾臆　明楊繼盛朝審途中口吟曰風吹枷鎖滿城香簇簇爭看員外郎豈願同聲稱義士可憐長板見君王聖明德厚如天地廷尉稱平過漢唐性僻從來歸視死此身原自不隨楊又獄中紅苔詩曰寒析淒淒哀怨絶陰雲黯黯鬱愁結西風滿地苔痕紅盡是渭囚寃淚血　又臨刑詩其一曰浩氣還太虛丹心照萬古生前未了事留與後人補

其二曰天王自聖明制度高千古平生未報恩留作忠魂補

增制唐申理寃屈制曰朕祗膺寶歷寅奉璇圖常居安以戒危每在得而思失慮一夫之弗獲憂萬方之有罪以為承平既久區寓至曠州邑相望衆庶殷阜事繁則詐起法弊則姦生念玆寃滯載懷惻隱是以頻發詔書庶幾息訟　又制曰微物不安每切納隍之慮一人失業更軫宵衣之懷思欲下情上通無令壅隔所以明四

聰也其官人百姓等有寃滯未申或獄訟失職或賢才不舉或進獻謀猷如此之流任其投匭凡百士庶宜識

朕懷

增書唐陳子昂申宗人寃獄書曰臣伏見宗人嘉言有至忠之誠抱徇公之節執法不撓為國殄讎頃者逆子賊臣陰搆禍難潛圖密計將危社稷當時逆節初露朝野震驚賴陛下神武之威天機電斷得奉聖決恭順天誅不顧軀命不避彊禦惟法是守惟惡是讎幸得察罪

明辜窮姦極黨使伏法者自首情實天衢得以清泰萬國得以歡寧今乃遭誣罔之罪被搆架之詞陷見疑之辜困無驗之告（集作詰）幽窮詔獄吏不見明肝血赤心無所控告母年八十老病在牀抱疾喘息朝不保夕身幽獄戶死生斷絕朝蒙國榮夕為孤囚臣竊痛之

緩獄

原不留（易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緩死（易曰君子以議獄緩死）　要囚（詳刑法三）　緩刑（周禮）　容姦　利淫　仲春省（月令曰仲春天子命有司

省囹圄去桎梏無肆掠止獄訟

孟夏挺 挺寛也孟夏挺重囚至秋方決 出輕繫 出而舍之

輟丹筆 刑將不變 獄貴惟精 若審愼而無他 雖愆期而可恕 淹恤過時亦宜問罪 稽留有故亦可徵辭 將蔽罪之有程敢忘愼守 未得情而難斷寧免稽遲 國章斯抵宜守限於申嚴 人命所懸豈忘情於審愼 雖緩死以過時未盡善也 比失刑於欲速不猶愈乎

留獄

增後漢書曰安帝初清河相叔孫光坐贓抵罪遂增錮二世釁及其子是時居延都尉范邠復犯贓罪司徒楊震等議依光比劉愷獨以為春秋之義惡惡止其身禁錮子孫非先王祥刑之意　唐書曰唐扶字雲翔太和五年為山南宣撫使内鄉倉督鄧琬負度支漕米七千斛吏責償之繫其父子至孫凡二十八年九人死於獄扶奏申釋之詔切責鹽鐵度支二使天下監院償逋繫三年以上者皆原　又曰白居易見度支有囚繫閿鄉

獄者更三赦不得原乃奏言父死縶其子夫久繫妻嫁債無償期禁無休日請一切免之奏凡十餘上朝廷許之　又曰初鹽鐵度支屬官悉得以罪人繫所在獄或私置牢院而州縣不聞知歲千百數不時決殷侑奏許州縣糾列所繫申本道觀察使并具獄上聞許之　原違限之糾　慢官之科　雖要囚惟恤　而折獄有程雖事無欲速　而法有勾稽　既察情而得情　何當斷而不斷　既非伏念之勤　宜及過時之責　若

踰伏念之時淹恤不糾　則恐舞文之吏因緣長姦聽訟之要辭既易於二三　伏念之期日遂踰於五六

囚一

原風俗通曰囚遒也言辭窮情得以罪誅遒也　增尚書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於旬時丕蔽要囚　又泰誓曰囚奴正士　毛詩曰在泮獻囚　周禮曰罪人寘諸圜土故囚字為口守人此其象也　周官曰掌囚掌守盜賊凡囚者鄭元注云囚拘也此其事也　易坎卦曰

上六利用徽纆寘於叢棘三歲不得凶　漢書天文志曰有勾圜十五星屬杓曰賤人之牢牢中星實則囚多虛則開出也　淮南子曰拘囹圄者以日為修當市死者以日為短　韓陽天文要集曰流星入昴貴人繫囚也

囚二

原左傳曰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懼而歸之　又曰莊公乘邱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宫長萬

公右遂孫生搏之宋人請之宋公新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不敬子矣　又曰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音審取戈以斬囚　又曰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宋華元樂呂禦之戰於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　漢書曰雋不疑為京兆尹每行縣録囚徒不疑多有所平反母為喜笑飲食語言異於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為之不食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　又曰王章下廷尉獄妻子皆繫小女年十二

起號哭曰平常獄上夜呼囚數至九今八而止我君素剛先死者必君也果死　東觀漢記曰馬援為郡督郵送囚至府囚有重罪援哀而縱之亡命北地遇赦　後漢書曰陸續字智初太守尹興辟為郡門下掾是時楚王英謀反事覺顯宗得其録有尹興名興詣廷尉續與主簿梁宏及掾史五百餘人詣洛陽詔獄續母遠至京師覘候無緣與續相聞但作饋食付門卒進之續對食悲泣不能自勝使者怪而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相見

故但悲泣耳使者大怒以為門吏通傳意氣將名案之
續曰囚食餉羮誠母所自調和故知來耳非人告也母
常截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是以知之　魏志曰
賈逵字道宗太祖征劉備先遣賈逵至斜谷視形勢道
逢水衡載囚數十車逵以運急輙竟重者一人皆放其
餘太祖善之拜諫議大夫　晉書曰曹攄字顔遠為臨
淄令獄有死囚歲夕攄行獄愍之曰新歲人情所重豈
欲暫見家耶衆囚皆泣曰若得暫歸死無恨也攄悉開

獄出之尅日令還掾吏固爭咸謂不可攄曰此雖小人義不見負自為諸君任之至日相率而還並無違者一縣歎服　北史曰後魏元麗拜雍州刺史為政嚴酷吏人患之其妻崔氏誕一男麗遂出州獄囚死及徒流案未申臺者一時放免　宋書曰王志累遷宣城内史清謹有恩惠郡人張倪吳慶爭地因經年不決志到官倪慶因相攜請罪所訟地遂成閒田後為東陽太守郡獄有罪重囚十餘人至日悉遣還家過節皆反惟一人失

期志曰此此自太守事主者勿憂明日果至以婦孕吏人益歎服之　北史曰蕭撝入周為上州刺史為政以禮讓為本嘗至元日獄中囚繫悉放歸家聽三日然後赴獄主者爭之撝曰昔王長虞延見稱前史吾雖寡德切懷景行以之獲罪亦所甘心諸囚荷恩依限而至吏人稱其惠化　陳書曰張種以外戚賜無錫嘉興縣侯秩嘗於無錫見有重囚在獄天寒呼囚曝日遂失之陳文帝聞之笑而不責　唐書曰韋仁壽隋大業末為蜀郡

法司書佐獄無冤囚其有罪者臨時就戮猶西向為仁壽禮佛而死　又曰太宗親録囚徒多所原宥見死罪者憫之放歸於家限至來秋即戮乃勑天下死囚皆放令入京並依期而集於是天下死罪囚三百九十人皆釋禁自至不勞督領一無逃散太宗感其奉法盡赦之

又曰高宗遵貞觀故事務在恤刑嘗問大理卿唐臨在獄繫囚之數對曰見囚五十餘人惟二人合死上以囚數少甚喜　又曰呂元膺為蘄州刺史頗著恩信嘗

歳終閱郡囚囚有自告者曰某有父母在明日元正不得相見因泣下元膺憫焉盡脫其械縱之與為期守吏曰賊不可縱元膺曰吾以忠信待之及期無後到者由是羣盜賊相引而去

囚三

原籥動 杓虛 王充論衡曰赦令將至則繫室籥動獄中人當出故其感應令籥動也 詩含神霧曰杓為天獄中星虛囚則開出

夏臺 羑里 夏桀為虐召湯囚之夏臺 殷紂無道囚文王於羑里

縲紲 琅當 公冶長在縲紲之中 王莽捕關東犯鑄錢以鐵琅當鎖其項

傳詣鍾官萬數注琅當長鎖也

黑幪　褚衣　周禮司寇凡害人者寘之圜土弗使冠飾而加明刑注弗使冠飾若黑幪　史魏其衣褚衣

擐獄　捕亡　周禮謂拒當獄者　捕亡律主守不覺失囚減囚罪二等若拒捍走者又減二等皆限百日內追捕限外他人捕得若囚已死及自首除其罪又曰徒流囚徒限內亡者一日笞四十三日加一等主守不覺減囚罪三等故縱者即與囚同罪也

蒙幕　著械　左傳晉人囚季孫意如以幕蒙之　晉棠邑丞劉榮坐事當死縣有野火延及榮脫械救火畢還自著械

搶地　仰天　漢書司馬遷與任安書曰當此時也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　史記李斯居囹圄仰天歎息詳獄三

夏挺　冬決　禮記曰仲夏門閭無閉關市無索挺重囚益其食鄭元注挺寬也　謝承後漢書曰會稽盛吉為廷尉每至冬節罪囚當斷垂泣而決其

罪

就格 **促械** 華嶠後漢書曰范滂以黨事下黄門北寺滂以同囚多嬰病乃請先就格遂與同郡袁忠等爭受楚毒　魚豢魏畧曰賈逵為丞相主簿魏王欲征吳逵諫王怒付獄吏不即著械逵曰促著我械王且疑我在近職求緩於卿將遣人來察著械適訖果遣人視之

至冬 **休臘** 上詳冬決注　陳留耆舊傳曰虞延除淄陽令每至歲時伏臘輒休遣囚徒詳放囚

要奪 **導踰** 魏臧霸父式為獄掾據法不聽太守私殺太守收霸父付獄霸將數人要奪與父亡命　魏孫禮私導馬台令踰獄詳獄四

石室 **金墉** 吳越春秋曰吳王拘越王勾踐與大夫范蠡於石室　晉雜事曰齊王冏聚義兵囚趙王倫父子五人於金墉城

竹囚 **梧象** 晏子春秋曰景公樹竹令吏守之有斬竹者公以車逐之得而拘之晏子曰君人者寛惠慈衆公令出所斬竹之囚　王充論衡曰

李子長為政欲知囚情以梧桐為人象囚之刑詳察獄　**内宮**　**永巷**孔衍春秋後語曰秦穆公將凡三人囚於内宮　漢書曰吕后為皇太后乃令永巷囚戚夫人　**龍鳥**　**檻猿**　**係徽纆**　**拘囹圄**易曰係用徽纆詳刑法三叢棘注下　淮南子詳上囚二　**釋箕子**　**出許楊**武王下車釋箕子囚　許楊被譖下獄而械輒自解獄吏遽白鄧晨驚曰果濫賢太守即出楊遣還　**囚轑陽**　**縶軍府**左傳曰越椒囚蒍賈於轑陽又曰鍾儀幽而楚奏詳囚四楚囚鍾儀注　**關三木**　**入五刑**魏其大將關三木詳獄三　尚書曰兩造具備師聽五辭孔安國注曰兩謂囚證造至也兩至具備則衆獄官共聽其入五刑之罪　**解史慈**　**出房廣**吳志曰太史慈常為山越所執孫策躬自解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耶若卿下時得我如何

慈曰未可量也策大笑曰令日之事與卿共之 虞預會稽典録曰鍾離意為棠邑令縣民房廣繫獄母死意乃出之廣殯畢自還詳獄四

身為木石 司馬遷書圖牆之中身為木石與法吏為伍

職納槀饘 左傳甯俞忠於衛侯以衛侯衣食為己職詳獄四

囚四

原又維 易曰拘係之又從維之

脫桎 易曰用脫桎梏

不拲 周禮中罪不拲詳下

胥靡 史楚王胥靡申公注曰連繫而相隨服役之也

頌繫 漢景帝著令年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孕未乳產盲師侏儒當鞫繫者頌繫之注師樂師盲瞽也頌寬容不桎梏也

逮繫 淳于公下獄逮繫長安注在道將送防禦不絕若今傳送囚也

瘐死 漢宣帝詔繫者掠苦飢寒瘐死獄中朕甚

憫之其會郡國歲上繫囚以掠苦瘦死者所坐名縣爵里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注瘦死囚徒病建為瘦死或作瘉

為械 朱安世曰斜谷之木不足為我械

縲囚 幽縶

入穽搖尾

荷校滅耳 易噬嗑卦上九爻辭曰荷擔荷也校枷也受沒刑之人為惡既積刑罰上重遂至滅沒耳也

屨校滅趾 又曰屨校滅趾无咎足著於械又戕於足趾罪輕能自懲戒不復更行故无咎也

囚者梏拲 周禮掌囚職曰凡囚者上罪梏拲而桎中桎梏下罪梏王之同族拲有爵者桎以待弊罪拲音居勇反拲者兩手共一木桎梏兩手各一木在手曰梏在足曰桎

一年而舍 又曰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

三年不齒 又曰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雖出三年不齒

拘者滿圄 晏子春秋曰景公籍重而獄多

拘者滿圄怨者滿朝

楚囚鍾儀 左傳曰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伶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

秦囚孟嘗 史記孟嘗君傳曰為秦相或說曰孟嘗賢而父齊族今相秦必先齊而後秦昭王乃囚欲殺之獻狐白裘得免

囹圄以囚　桎梏以縶

灌夫繫居室 漢書灌夫傳曰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縶居室師古曰居室署名也屬少府其後改名曰保宮

囚之士弱氏 左傳曰衛獻公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案杜注士弱晉主獄大夫

梏之疏屬山 山海經曰貳負之臣殺窫窳帝乃梏之疏屬之山梏其右足反縛兩手

劉輔繫秘獄 詳獄四

周勃受吏侵辱 漢書周勃為丞相十餘月乃免

韋曜因吏

相就國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

上辭吳志韋曜傳孫皓積前後嫌忿收曜付獄曜因獄吏上辭

囚五

原詩隋虞綽於婺州被囚詩曰窮通雖有命逋亡誠負

累背恩已偷生臨危未能死待罪既不測法禁復無已

厚顔羞朋友囚心愧妻子聖日始東扶徂年廹西汜方

違盛明代永向幽泉裏況當此春節物候驚田里桃蹊

日影亂柳徑秋風起動植皆順性嗟余獨淪恥投筆不

重陳此情寄知巳　增唐元稹懲悶因詩曰司馬子微壇上頭與君深結白雲儔尚平邨落擬連賁王屋山泉為别游各待陸渾求一尉共資三徑便同休那知今日蜀門路帶月夜行緣悶因　宋唐庚訊囚詩曰參軍坐廳事據案嚼齒牙引囚到庭下囚口爭喧譁參軍氣益振聲厲語益切自古官中財一一民膏血為吏掌管籥反竊以自私人不汝誰何如摘頷下髭事老惡自張証佐日月明推窮見毛脉那可口舌爭有囚奮然出請與

參軍辨參軍心如眼有睫不自見參軍在場屋薄薄有聲稱只令作參軍幾時得騫騰無功食國禄去竊能幾何上官乃容隱曾不加譴訶囙令信有罪參軍宜揣分等是為貧計何苦獨相困參軍噤無語反顧吏卒羞包裹琴與書明日吾歸休

增制唐中宗慮囚制曰禮防君子自昔通規律禁小人由來共貫朕情存革務志在懲慝欲申作解之恩慮開僥倖之路非所以納人軌物埀裕後昆既屬陽和之辰

宜敦耕稼之業三農啓候方陳敬愛之規百姓為心爰
軫泣辜之念將申慮降再釋狴牢庶無滯禁之冤仍示
小懲之戒其都城之內見禁囚徒朕特親慮仍令所司
具為條例奏聞

增判唐失囚判曰圜土不嚴罪人其遁亡而由已誠曰
慢官獲則因人其何補過相彼維甲所謂攸司不念恪
居儆于羑里旋闞失守逸乃楚囚雖非故縱所因曾是
慢常而致徒稱勿佚未可塞違得於他人自是踈網無

漏失其所職豈可出柙不科無貪假手之功固合甘心於責

放囚

原兩釋左傳曰兩釋纍囚 一重詳囚二賈逵 乃逸左傳曰晉人卒明日復戰乃逸楚囚注曰緩之令逸欲使楚人知其謀也 而縱詳囚二馬援 弛刑漢書若令責保 出繫月令出輕繫 至節輒遣晉范廣字仲將為棠邑令丞劉榮坐事當死郡以付縣家有老母至節廣輒遣還榮如期返 刻期並來詳囚二曹攄 伏臘皆歸後漢虞延字子大為淄陽令歲時伏臘放囚歸皆尅期返有一囚於家病自載詣縣既至而死

寒病遂解 後漢鍾離意字子阿辟司徒府送囚詣河内時河内寒徒病路過弘農意移屬縣使作徒衣縣不與而上書言狀意亦具以聞世祖謂侯霸曰君所使掾何仁於用心誠良吏也意遂於道解徒桎梏恣所欲適與剋期俱至無敢違者

誦經脫械 晉苻丕左丞相徐義為慕容永所獲杻械其手將殺之義誦觀世音經至夜有為開械脫出若有導之者遂奔楊佺期佺期乃以為洛陽令

殮母還獄 詳獄四

務以哀矜 示其仁信 無苟免之心 待而懷惠 守自拘之限 來不忍欺

恤囚

原給酒 漢趙廣漢為京兆富人蘇回為郎二人劫執之求財廣漢就曉之曰京兆職謝兩卿無殺天子

臣釋質束手得善相遇二人即叩頭送獄廣令給酒肉至冬當出死豫為調棺歛葬具皆曰死無所恨

愍無子詳獄二喬智明

問辭狀吳顧雍為丞相為呂壹所誣毀後壹繫廷尉命雍鞫訊雍和顏色問其辭狀臨出又謂曰君得無欲有所道耶壹叩頭無言

增給衣薪宋神宗詔天下繫囚貧乏者冬月權給衣被薪炭及飯食仍委長吏提舉

具湯沐宋紹興元年有進呈娕決禁囚者上曰此事甚好朕方念之聞祖宗時常遣內侍持餅肉徧賜繫囚仍具湯沐以示恩恵

活囚

原偉張蒼史張蒼坐法當斬解衣伏鑕肥白如瓠王陵偉之言於沛公赦不斬

壯王訢暴勝之欲斬王訢訢曰殺訢不足增威不如時有所寬以明恩貸勝之壯其言而赦之

崔篆出

姦漢書崔篆為建新大尹獄姦塡滿出二千餘人掾吏皆叩頭曰將有悔篆曰邾文公不以一人易其身君子謂之知命如殺一大尹贖二千人蓋所願也遂稱疾去詳獄二

邴吉拒使 詳獄二

寒朗陳寃 詳寃獄一

袁安條奏 後漢汝南袁安遷為楚郡太守楚王英謀反連及數千人顯宗怒甚治之廹急囚皆自誣安至案獄無證明者條上出之掾吏叩頭爭安曰如不合上意太守自坐不相及帝悟奏出四百餘家

增元吉辨寃 寶訓曰石川判官馮元吉辨寃獄全活者二人特超一資賜緋章服以奬之

多所全活 宋趙普為軍事判官太祖與語奇之會獲盜百餘人將就死普意其有寃啓太祖更訊之所全活者十七八

仲孫審獄 宋姚仲孫為許州司理時有王嗣宗知州事民有被盜殺者其妻訴里胥責賄不與而怨之曰此必盜也乃捕繫獄將抵死仲孫疑之嗣

宗怒曰若非盜耶然亦不敢遽決後數日果得真盜嗣宗喜曰鞫獄當如是也改資州轉運使檄往富順監按疑獄全活者數十人

張奎辨囚　宋張奎守嫈州有滯囚法當死獄成三問輒不服轉運使命奎覆按一視牘而辨之得不死人皆服其明

唐肅白寃　宋唐肅為泰州司理有商人夜宿逆旅而同宿者殺人亡去旦視之血污其衣為吏所執不能明遂自誣服肅為白其寃而知州馬知節趣令具獄肅固持不可後數日果得真殺人者

訪問非盜　宋孫觀察廉權知滄州有劫盜獄成廉疑之謂其僚屬曰我武人也獄非吾事試名其鄰里而訪問之皆曰非盜也既二日果得真盜降詔奬諭之

釋囚得賊　厚德錄曰宋靳宗說嘗攝滄州鹽務縣里有繫囚坐殺人法當死宗說疑之會犯者言其母年九十病甚願一別母而死宗說憫然釋囚縛令人與俱往既而吏獲所殺人者

録囚

原口訛 應奉為郡決曹吏行部四十二縣録囚徒數千人太守問之奉口訛罪繫姓名坐狀輕重一無遺脫

面罵 吳呂壹以姦罪繫廷尉尚書懷敘面罵辱壹丞相顧雍責敘云云

多得情偽 後漢左雄為青州刺史每行部録囚徒察顏色多得情偽

有所平反 詳囚二雋不疑

無囚

原黃霸 漢書黃霸為潁川太守百姓鄉化八年獄無重囚

童恢 後漢書童恢為不其令獄

連年無囚

囹圄空虛

恩惠懷感 劉平為全椒令有恩惠百姓懷感刺史行縣獄無繫囚

增三年無囚 何易于為益昌令獄三年無囚

府縣獄空 唐代宗性

仁恕即位五年府縣獄無重囚

大理獄空　宋紹興間大理司奏獄空上曰大理寺臨安府在闕下雖未敢謂刑措然獄訟清簡冤抑得申亦庶幾焉

三院獄空　宋神宗元豐五年四月知開封府王安禮言三院獄空安禮事至輙斷庭無留訟於是以獄空揭諸府門遣使過見歎息稱為異事上曰安禮留意吏事能駭動外夷於古無愧矣

本寺獄空　宋孝宗淳熙五年閏六月大理寺卿吳交如等奏本寺獄空欲依故事稱賀詔免上表

為獄代償　宋孫莘老知福州時民欠市易錢繫者甚衆有富人出錢五百萬葺佛殿請於莘老莘老曰所以施錢者何也曰願得福耳曰佛殿未甚壞孰若為獄囚代償官逋使數百人釋桎梏之苦得福豈不多乎富人即日輸錢囹圄為之一空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五十